# 新民叢報

## 第參年第拾參號

（原第六十一號）

明治三十一年十二月廿七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 本號要目

論說◎錢論……觀雲
學說◎論中國自食力派思想之發生……觀雲
時局◎俄羅斯革命之影響……中國之新民
雜評◎自由乎？死乎？……飲冰
同◎俄京聚衆事件與上海聚衆事件……飲冰
同◎江督爲俄兵殺人事件電報書後……錄上海時報
談叢◎人種談……鐵公
小說◎美人手……鳳仙女史
文苑◎飲冰室詩話……飲冰
專件◎貴陽師範學堂日本教習毆辱學生事件……貴陽來函
雜俎◎乙巳之歷史……社員

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十五日　明治三十八年一月二十日

每月二回朔望日發行

飲冰室主人新著

# 中國之武士道

高等小學及中學教科用

現已出書 定價每本大洋三角半

今日欲起中國之衰不可不取軍國民主義稍有識者皆能言之矣然欲養成全國風氣其基礎必在學校教育而此種精神非徒理論所能感發也故莫如取歷史上之人物爲之模範以鼓舞之而他社會之偉人又不如本社會之偉人其感化力尤大此又史學之通義也飲冰主人以編纂國史之暇先成一編以傳記體敍述先民八十餘人之武德而加以贊評以發揮其精神自敍一篇發明古代武士信仰之條件一十事復有蔣氏智由一敍言大勇之義楊氏一敍言生死之理皆有關係之文字也此編以作學校教科不徒適於精神教育而已其優美高尚之文學亦可補現在各校國文一科之缺點也即學校以外之人亦宜各手一編常置座右以資策勵

總發行所 上海 廣智書局

發賣所 內地各書坊 橫濱新民社

# 新民叢報第叄年第拾叄號目錄（原第六十一號）

▲圖畫
●大同學校秋季兵操圖（一、二）
▲論說……一
●錢論……觀雲
▲學說……一七
●論中國自食力派思想之發生……觀雲
▲時局……二五
●俄羅斯革命之影響　中國之新民
▲國聞雜評……三七
●自由乎？死乎？　飲冰
●俄京聚衆事件與上海聚衆事件……飲冰
●江督爲俄兵殺人事件電報書後……錄上海時報
▲談叢……六三
●人種談　鐵[illegible]
▲小說……七一
●美人手　紅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第廿三回　負約有辭嚴申勸諭　脫身無計強自加餐
▲文苑……七九
●飲冰室詩話　飲冰
▲專件……八三

●貴陽師範學堂日本教習毆辱學生事件……貴陽來函
▲雜俎……一〇七
●乙巳之歷史　社員
▲紀事……一〇九
●中國大事月表
○甲辰十一月
▲日俄戰紀……一一七
●日軍圍攻旅順戰記　社員

報資及郵費價目表

| 報資及郵費價目表 | 全年廿四冊 | 半年十二冊 | 零售 |
| --- | --- | --- | --- |
| 報資 | 五元 | 二元六角 | 二角五分 |
| 日本來申郵費 | 二角四分 | 一角二分 | 一分 |
| 滊輪已通之地郵費 | 四角八分 | 二角四分 | 二分 |
| 內地郵費 | 一元四角四分 | 七角二分 | 六分 |
| 四川、雲南、陝西、貴州、山西、甘肅等省郵費 | 二元八角八分 | 一元四角四分 | 一角二分 |

日本各地每冊郵費二仙

廣告價目表

| 洋裝一頁 | 洋裝半頁 |
| --- | --- |
| 十元 | 六元 |

惠登廣告至少以半頁起算刊資先惠論前加倍欲登長年半年者價當面議從減

編輯者發行者　馮紫珊
印刷者　陳侶笙
發行所　橫濱山下町百六十番　新民叢報社
上海發行所　四馬路老巡捕房對面　新民叢報支店
印刷所　橫濱山下町百六十番　新民叢報活版部

恭賀新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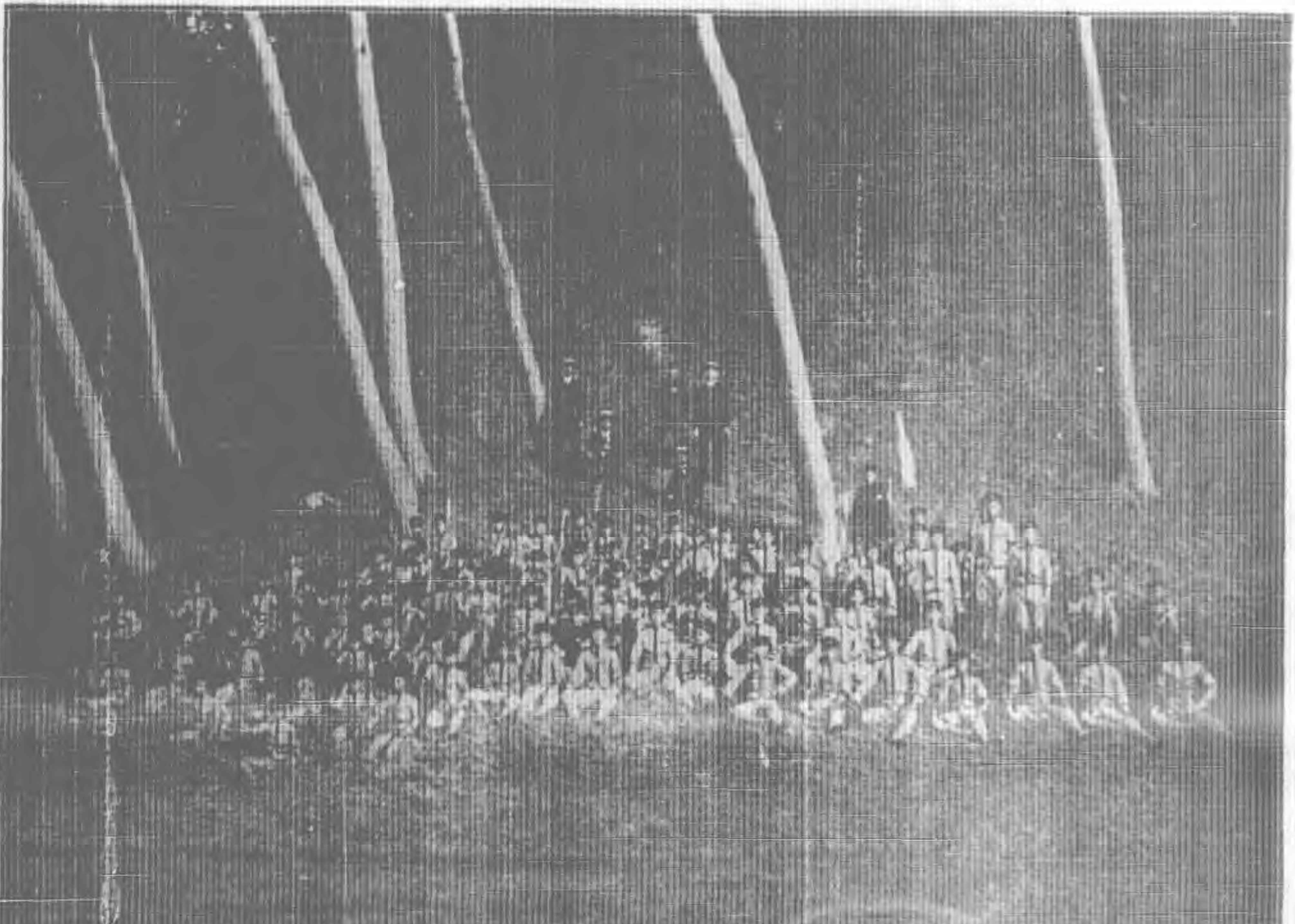
# 粵軍志

（全一册　定價三角）

本書著者當洪楊軍興時曾親自游歷中國察看實情再參以西人著書數十種以成此編故所記述多與官書異撰粵軍信史端推玆編今譯印之資來者之史料云爾

發行所　上海廣智書局

橫濱大同學校學生秋季兵操圖(其一)



橫濱大同學校學生秋季兵操圖(其二)

論說

# 錢論

觀雲

昔宋岳武穆有言曰。不惜死。不愛錢。天下太平矣。今觀北盟會編繫年要錄（百三十七卷）兩書。皆載飛奉詔傳令班師。軍士應時皆南鄉。旂靡轍亂不整。飛望之口呿而不能合。良久曰。豈非天乎。夫岳軍號稱强兵然士卒之惜死猶若此以是可略見宋人之人心宜乎遂不能當金元之入寇而中原土地乃爲北方蠻族人所腥羶武穆蓋深悉其病根而言之而自宋後至今將千年欲道人心之癥結仍不出乎武穆之兩語然則惜死愛錢其眞爲我國最深之遺傳性也

則有一問題於此。曰此兩事件之中。我國今日之人心。爲命重於錢乎。抑錢重於命乎。

余則直答之曰錢重於命吾聞今之論者有言曰西洋人者權利的人民也爲爭權利則不顧其生命支那人者貨利的人民也爲爭貨利則不顧其生命又以近數年來之

論說

風潮而舉其事實則殺身之人尚有之而破家之人未之有聞是固錢重於命比較之顯然者矣（近日滿洲戰爭之地多有不避槍彈而盜取戰爭後死傷軍人之服物者又有受雇爲偵探及受雇爲密輸入者均不免有性命之危而顧有人爲之此亦錢重於命之證）夫各國當變法之時富者之投棄帑藏而顧國家之急難以爲其黨人之運動費者何限故能生發風雲才與財相濟而後事有所憑藉而底於成若我國則數年來之有志改革者亦既絕叫於口舌之間而人人赤手空拳遭社會之漠視此非必其人之稍涉浮浪而投錢者之或有所顧慮也即有誠足鏤金石信足誓山河不出而與人謀則已出而與人謀其爲國人所冷淡也如一雖欲起而行亍躄躃仍不能不坐而談以終以是知國事之一無可爲而枯窘閉塞至於此極其原尚不在無人而在無錢其無錢則以發於國人有錢者不肯出錢之一惡根性也

則猶有一問題於此。曰今日而欲興起我中國。將重在有不惜命之人乎。抑重在有不惜錢之人乎。余則直答之曰首重在有不惜錢之人夫非謂今日作事之不能不有賴於不惜命之人也謂夫無不惜錢之人則雖有不惜命之人而仍歸無用耳昔歐洲之某王。問於某名臣曰。今日戰爭。當以何物爲最要乎。某名臣曰錢也。王復問曰。然則其

次以何爲最要乎。某名。臣。復。曰。錢也。王又問曰。然則又其次以何爲最要乎。某名。臣。沈。思。良。久。復答。曰。錢也。一時。傳。以。爲。名。言。拿破。崙。用。兵。一。生。至其。晚。年。歎。曰。戰爭。之。勝。負。者。金錢。之。多。寡。而。已。夫古。今。時。變。而。事。殊。昔之。作。事。者。不必。多。得。錢。也。得人。而。已。可。以。起。彼以。金。鐵。此以。金。鐵。即不。然。而彼。以。金。鐵。此以。木。石。亦足。以。相。當。但有。不。惜。命。者。勝。耳。故陳。涉。之。徒。揭竿。斬。木。遂亡。強。秦。亦處。於。彼。之。時。勢。然。也。若至。今。日。則竿。木。之。徒。起則。仆。耳。雖千。百。陳。涉。其何。能。爲。雖然。時勢。之。與。人。事。相競。相。伴。而。日。同。進。步。者。也。甲進。一。級。則乙。亦。進。一。級。其進。步。之。程。度。等。則能。力。亦。相。等。而所。謂。兩。不。等。不。相。敵。之。難。題。可。去。故以。人。力。滅。人。力。決不。能。滅。去。一。事。而其。事。爲。前。古。歷。史。上。之。所。有。者。仍爲。後。世。歷。史。上。之。所。有。此間。偶。或。滅。去。而若。此。事。之。不。再。出。現。者。則以。進。化。之。度。不能。兩。線。均。一。而常。必。有。先。後。之。差。至於。積。久。仍必。有。一。齊。一。之。時。於是。甲。不。能。以。有。何。等。之。可。恃。而。獨。強。即乙。亦。不。至。於。一。無。何。等。之。可。恃。而。獨。弱。而欲。補。此。強。弱。不。同。等。之。度。而。使。之。同。其所。憑。藉。以。爲。補。之。之。道。者。以今。日。言。之。無他。第一。則。錢。是。也。

則猶有一疑問於此。曰以中國人之錢。其不足以供救起中國之用乎。曰。是。斷。不。然。夫

日俄之將戰也。人或多以日本國小。恐不免陷於財力之不足。即日本亦自慮此。然自開戰之後。其國民之獻納軍資者。數百千萬。日接於耳。若自百萬以下。數十萬數萬者。指不勝屈。而明治三十八年之豫算。至達九億圓之巨額。而國民曾毫無恐懼之心。夫日本人之出錢若是其踴躍者彼非為救亡國也不過擴充其國勢而益鞏固其基礎耳然而全國之輿論以為是所以永國家之命脈者雖巨帑決非足惜由此以推以焚巢漏舟岌岌其殆之中國其形勢之急難既千萬倍於日本即喚起一國不惜罄脂膏盡汗血而散財以救國難之義俠性亦當千萬倍於日本使果如是則中國之蕭條決不如今日中國之艱澀亦決不如今日而有英雄出焉不難因人心之所嚮而圖事機而氣象亦從而發生必不得謂中國事之無可為也何以成事曰人何以濟人曰財財耳財耳事業由此而成功名由此而立者也且夫天下之所謂大利又寧有過於建立國家者乎雖投若何之帑藏以購之決不得嫌其高價而十億焉而百億焉而千億焉而萬億焉億億焉即引而愈上至于無限之巨苟有可以挽回我陸沈之山河而嶽色河聲仍屬漢家之物則我種人前途之福祚正未有盡又豈有何物之足以動吝惜焉

此其義亦至淺近而易解然而觀我國人殆不可謂能知此義者其力之不足以出錢者無論力足以出錢而欲其顧國家之危難而有以應之非特不可望其罄所有而請自隗始但求其能出十之一而不可得焉又求其能出百之一而不可得焉又求其能出千之一萬之一而亦不可得焉相率以保守身家不拔一毛爲宗旨昔人有言上帝謂下民曰吾萬物皆可以予爾雖然必有代價夫欲救國而無代價此其事之不可能固昭然易明矣然而我國人固非槪不知欲有國也設進而與之謀曰吾儕盍造一新國彼聞之者亦欲攘臂雀躍而來前又進而與之謀曰其出錢則徘徊退縮遷延觀望而避耳此寧非至可笑之事耶且夫在數年以前不必其人之別有何等之學問何等之道德但能言維新言變法者已寥寥若晨星而足稱爲一世之俊傑今則維新變法已成爲普通之名詞而人人解道然則時勢進步之速已明告吾人以今入實行之時代而非屬能言之時代矣而果事欲實行其入手所逢着者即爲錢之一字有是則東風發而百草生盎然見春氣焉無是則英雄亦無用武之地徒仰屋興歎而已夫以我國人鄙嗇慳靳之性質假令改而處於日本之位置恐日俄之戰雖有東鄉黑木之將

敢死爭先之士亦且以無國人之後援士氣爲之不揚因而累及戰爭之不能奏功而國勢可復返局促退嬰之中由是以言以我國民之性質雖使居興盛之國而猶足以致衰亡況乎屬衰亡之國又焉能望其致興盛也孟子所謂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者此之謂也夫欲知我國人致國家瀕於衰亡之性質果何在乎亦在此不出錢而已矣

且夫天下事固未嘗不可爲也雖今之論者或曰某事以某之故故不可爲也某事又以某之故故不可爲也顧以余思之其果事不可爲乎抑爲之之尙未盡其道而非事之不可爲乎以愚鈍若余則所謂事不可爲之理由尙苦於不能發見而所謂爲之之尙未盡其道本無眞實之力深遠之謀而徒以淺嘗猝試而致敗者其證迹顯然然則不於爲之之道再求其進步而但以稍一試驗輒畏阻而以爲不可爲此適足表襮我國人之無忍耐力耳夫一大事之顯現於世界其初固未有不經失敗又失敗又又失敗而後乃僅能以告成功人但覩其成功之易而不知以失敗之磨礪乃受其敎訓者實多蓋人之爲一事也方其始未能深知此事之性質爲何如故其料算必淺其布置亦

必疏而於其料算之所不周布置之所不到冥昧之中本留一罅隙而敗象即從此而發生至於經驗久而事之曲折與人之智慮相磋相磨而一一發見其有可以解免救避之處而後知事本不難直緣吾前者能力之未至故見以爲難耳夫當爲野人之世。但謀一避風雨之法。亦覺其甚難。或棲於森林之中。或出以草木之葉覆其首。而終不免有淋漓浸潤之姿。野人蓋嘗以是爲至苦。而以爲是固無可設法者。然至今日。宮室之制成。則視避風雨之事。直最易而不足道。雖然。世變日進者也世變進而困難之事亦俱之日進但覺前之一困難方去而後之一困難又來於是時時有若事無可爲之一境橫居於吾人之目前而其實皆以人智之到達而消釋初未嘗有一眞無可爲之事顧於此有一大辨別在則在知其難而不爲與知其難而必爲知其難而不爲則前此困難中所受種種之敎益皆歸於無用而所謂失敗者乃眞失敗知其難而必爲則鍥之不已金石爲開思之不已鬼神來告吾人之所貴乎有毅力有堅志者其效用乃正顯於此時且夫天下事固未有孰爲眞難孰爲眞易者也苟能如吾之所意料則無一事不可視爲易而時變之來千態萬狀又無一事不有困難之相會決非吾人區區

之智所得而撰擇焉吾人但能定一當爲之事而終身以智力赴之以求達其目的而已故能成甲事者則乙之事亦必成能成乙事者則丙之事亦必成若因甲事不成改而爲乙乙事不成又改而爲丙而不知甲乙丙之實狀其難易亦正相等輾轉改變則輾轉窮途而已且使天下事果皆有易而無難則人類之智能直無由資以進步而所謂英雄亦毫無價值之可言吾人正當歡迎此困難之來前而制而勝之不勝則不已以試驗吾人人類智力之果有限量與否而決不可生畏難就易之心不以吾人之智力征服事變而反以事變征服吾人之智力也使吾言而果有當則吾謂吾國今日不能以前此之事之有失敗而斷爲事無可爲直當斷爲爲之之尙未盡其道果能爲之盡其道則一噴一醒然再接再厲乃天下事勝負直未定耳雖然非有一財力問題爲之先則一切無可措手且以財力未充之故而強勉爲之則爲之之道亦恐終有所不能盡故夫今日而欲救國則錢直居首要吃重之位置矣

歷史者所以永偉人之性質而留模範於後人者也故於歷史上有芳譽之事往往能喚起後人之傲傚心其影響遂接續於古今界而不紀蓋人之所以日進於智慧道德

者當其初必非為全社會之普通性而必有一二人也為之先繼起而復繼起發揮光大而遂成為風俗故曰。人者好模倣的動物也又模倣而好競勝的動物也設無此競勝之模倣性則社會必永無進化之一日顧持是說而合諸我國今日之人心則多有不可解者夫我國出錢之事於古代遺最好之模範而今日尚深留印象於吾人之腦性者不有令尹子文毀家以紓楚國之難之事乎當日楚之所謂國難者決非如吾今日之甚而楚之地與人又不如吾今日之大且多以區區之楚遭逢危難而已有若子文其人者出則今日之為子文者當何限而毀家者又當何限諒必有千萬人而不足多而古以子文為奇今則以為無可奇古以毀家為難而今則以為非所難矣然而今果何如非特欲求有多數之子文能自毀其家而不可見也但求有一子文以繼我歷史上毀家紓國之一芳躅亦聊足慰吾人饑渴之思而乃懷思古人徒掩卷而留餘香而棖觸吾人以古今人常不相及之悲其感慨為何如耶且夫國家當太平之時則凡為社會之個人者決當自完其個人之界限而初不必有犧牲一家之事然而當危急之秋不然今者毀家則可望救國不毀家則不能救國已處於不能兩全之勢而不可

不擇而出其一途使我國人而果擇而出於毀家救國之一途乎國存則家可復興雖毀其家猶未毀也彼子文者未聞以毀家之故遂見其子孫之流而爲餓莩也夫且身與國俱榮而贏得一毀家紓難之美名以長耀光彩於人間即不然而財爲外物有聚必有散不過遲早間耳與其惡散孰若善散與其爲無名之散孰若爲有名之散今各國多有以散財之一問題。費種種之攷案。而求其有一至善消去之法。使其能爲我國人而遭逢今日之時勢吾知散財之第一法決無有過於救國家之難者當必歡欣拍手以爲今乃得遭逢千載一時一散財之大機會矣抑我中國固重儒教則且舉儒教中之人物蓋子貢所稱爲多財者也余觀古書有載其事者曰。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敎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是亦我先民之美談芳規也而況處今日之時勢散財以救國家於義更有所不能辭耶雖然吾知吾國人之

必不出此夫不出於此途則必出於保守其家坐視國亡而不之救矣抑國亡矣其家果能終保與否此我輩所欲研究之一問題然我國人智慮之長又必不能及此如燕之巢於幕上幕已焚而未及巢則固嘲哳啁啾而以爲至樂也亦惟有至于覆巢破卵而已此所以但欲保家而不知保國至於國之既亡而其家亦終不能保者蓋前途必至之結果也

今我國人所期期而不解者保家必先保國之一義也此欲一一徵明以事例。而剖解其理由。固非此篇所能賅。而但欲舉一說以相詰曰若果不保國而可以保家則歐美日本各國必曰言國家主義而其人民至有以爲國家之大事犧牲其所有而不悔者其人可謂至愚而我中國人乃可謂天下之智民矣然試思之其果歐美日本人愚乎抑中國人民之智識尚不能至知有國家之程度乎恐稍明事理者所能斷今夫藏珍寶於其家而外無墻垣此其危險固我國人之所及知也然而國家者非他即保衞身家之一外墻垣也人知夫有家而無墻垣之爲害而不知有家而無國之爲害此所謂知有二五而不知一十者也且我國人亦嘗舉地球人民貧富之現象而一研究其本

論說



原平曰凡國家衰弱者其人民日貧凡國家强盛者其人民日富此不必概徵之全地球諸國也。但舉太平洋兩岸之國。以中國與日本言之。自甲午以後至今十年自庚子以後至今四年我中國全國經濟界之消退者若何日本全國經濟界之增長者若何（日本歲入自甲午清日戰爭以前僅八千萬圓內外不逮一億至甲午以後急增至達二億圓而明治三十六年之歲入至三億圓又三十七年之貿易總額至六億九千餘萬圓）夫日本經濟界之增長有詳明統計之可檢而中國經濟界之消退不能窺其底細而但於人民之間見大家之落而爲中戶中戶之落而爲貧民貧民之化而爲盜賊而現出一慘淡愁黯之景使能編一統計必有令我國人魂膽俱碎者蓋經濟界消退之速度直爲自有中國以來所未有其勢若迅潮之退俄頃間而一落尋丈使此境而再閱十年數十年試默思中國已爲若何之景象耶夫全國經濟界之增長則個人之經濟界亦隨之而增長全國經濟界之消退則個人之經濟界亦件之而消退雖其始或有若干之個人暫不受時勢之影響而輾轉循環一國之大勢必相平準猶之一人之生理然氣血盛而全體俱榮氣血虧而全體俱衰故言富者必以全國之消長爲本未有個人別體之經濟界能自離於全國總體經濟界之外而能絕其關繫者也夫僅此數年之間日本之經

濟界若是其增長而中國之經濟界若是其衰退者此無他日本以國家强盛之故而人民受其福中國以國家削弱之故而人民蒙其禍其事理實至淺近而易見然則我國人至此豈尙不知造國家之爲急耶且我國人守此不出錢爲惟一之宗旨然其究竟果能一不出錢否乎吾見今日者某某有捐明日者某某有捐明日者某某又有捐而官府敲剝胥吏勒索果長無國家則此苛政之苦況必日甚一日其境況殆有不可思議者我國人於當出錢者則不出於當抗而不出錢者則不抗而不能不出均之出錢而不投之於急公好義之處而委之於勢迫刑驅之下恐金銀有知亦當起而哭所遭之不幸而出錢者之事理顚倒雖欲不謚爲蠢民而不可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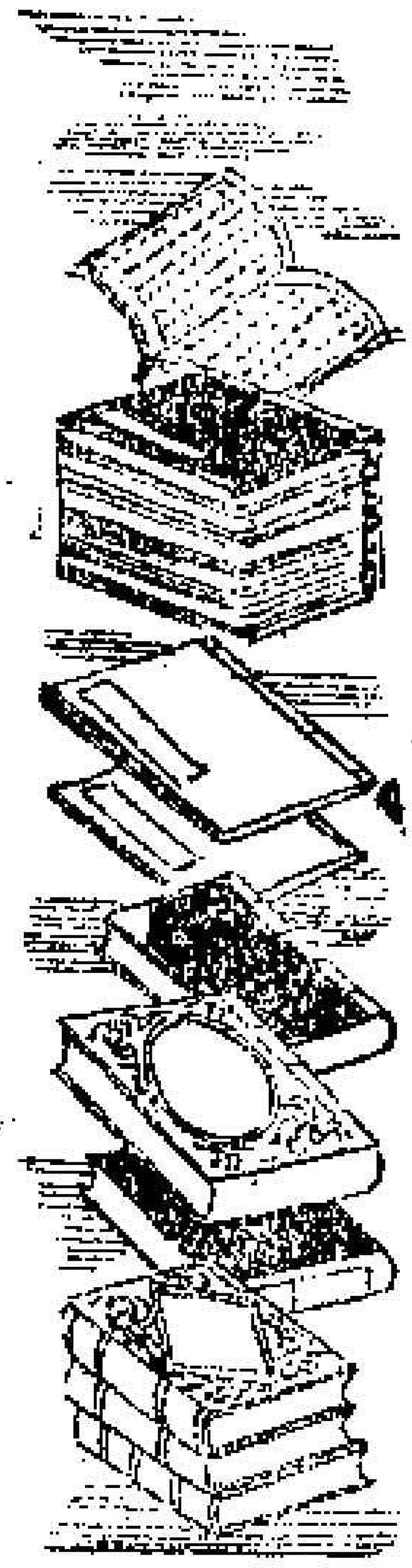
然則吾人對於富而能出錢者不能不尊之重之而表揚之對於富而不肯出錢者不能不鄙之賤之而貶斥之或曰。是可以爲道德乎曰可。夫富而肯出錢者是仁人也善人也慷慨者也熱誠者也愛國者也愛種者也當今日之國勢對於其祖宗對於其子孫而能自完其責任者也我民族正賴有是人吾從而賢之其功其德固有可賢之之理在也富而不肯出錢者是鄙夫也細人也慳吝者也貪慾者也害國者也害種者也

論說

當今日之國勢對於其祖宗對於其子孫不能自盡其責任者也我民族不欲有是人吾從而誅之其罪其惡固有可誅之之理在也昔釋迦以人民慳嗇。有錢不布施。爲招三刼之一。以仁慈若釋迦而猶痛惡之若是是則進富而仁者而貶富而不仁者固不得爲不道德矣且夫吾人社會之功罪案尤不能不視乎其時勢之所急而定例若有洪水之患則能平水土者其首功也有桀紂之患則能除暴君者其首功也而當今日則以能救國爲首功而救國之事首莫要於出錢故能出錢爲今日之第一功可也不然。吾人欲以淚救國而不能欲以血救國而不得欲以智救國而智且困於無所施欲以力救國而力且困於無所用福澤氏者日本維新時代之一傑士今人人所知者福澤氏固唱拜金主義者也（當日以福澤氏爲拜金宗之開山上人以慶應義塾爲拜金宗之傳道塲）夫福澤氏竭力以振興公衆之事業其唱拜金主義決非爲利已而然蓋嘗見夫辦事之不能不有錢而出錢者之可貴故置錢爲第一位而計數之由今以思英雄之用心固昭然其若揭也雖然。福澤氏以運動日本之社會能得錢以辦事而成其志若使所遇者爲中國人亦且窮而無所施其技是則凡英雄之成功固非一人之力之所能成而實全社會之力而使之成之

也噫我中國不知自何時以來而此愛錢之一習慣深入於人心久而成爲國俗人人但自顧其身家中之一小我而不復顧有社會中之一大我而手握金銀以坐送神州之陸沈將令後之人攷亡國之歷史而得發見其一理由曰凡人民之愛錢者亡國之一大原因也蓋觀於猶太人與中國人而信猶太人以亡國之故而愛錢中國以愛錢之故而亡國其原理大不同此篇不及徵猶太亡國後之歷史而詳論之但舉其愛錢性質有一相同之點而已

（完）



# 論中國自食力派思想之發生

觀雲

論語載荷篠丈人之言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吾人讀此數語。知丈人實抱有一種特具之理想。決不當視與尋常言語一律。未幾而當孟子時。果有許行其人者出。以竝耕之說。特立標幟於周季學界之中。吾人於論語孟子得此前後兩家隱約間之消息。於是益欲探此學派之源流。而攷漢書藝文志述農家云。

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 野老十七篇（六國時在齊楚間應劭曰年老居田野相民之耕種故號野老） 宰氏十七篇 董安國十六篇 尹都尉十四篇 趙氏五篇 氾勝之十八篇 王氏六篇 祭癸一篇 右農九家百一十四篇

農家者流。盖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

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師古曰言不須聖王天下自治）欲使君臣竝耕。誖上下之序。

此神農二十篇。其無許行之說否乎。抑野老十七篇。其無荷篠丈人之說否乎。今固不可殫。特吾人於此有一事之可信焉。曰農家者流。固與儒、墨、名法爲同時所發生之學說是也。則試進求其當時可屬於農家之人物。而但即孔孟之門弟子。亦似有傳聞其說者。請略徵之。論語載樊遲請學稼。樊遲請學圃。此決非貿貿然以農工園藝之事詢聖人。蓋實含有自食其力之意。而抱有農家者流一種之思想者也。又孟子載彭更（趙注彭更孟子弟子）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又曰。士無事而食不可也。又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呂氏春秋（不屈篇）匡章（高注匡章孟子弟子）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爲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彭更、匡章。蓋亦抱有自食力之理想者。其言與荷篠丈人許行。蓋有隱隱相通之故。特樊遲、彭更、匡章。從孔孟游。雖有時欲發舒其素所信仰之意見。而爲孔孟之理所折。遂

不能堅持其前說而許行以挺特之姿其思想最為高迴卓絕託言神農以神其說而又有陳相等疏扶而後先之一時乃與孟子對壘而開論戰之場。許行固亦九流中之人傑也哉

許行之言直以農為人羣萬事惟一之本原人人自耕而食其力即人人自治而初無勞乎人君之事即或有所為君而君亦耕而自食其力則君臣上下一體並等果如是也其時為之民者既但知出作入息而為之君者。亦高拱而苦其身之太閒而當習勤勞於田間故曰饔飧而治此誠上下至簡質之風俗而許行胸中即浮如是景象之一理想國者也雖然令為君而亦須自耕此若揭之為許行之創制乎則人可持古代人君無如此之事以相難而其說或至於不能行於是許行復有以完其理曰爾獨不見神農乎神農蓋即並耕之君而留後世凡為人君者之一典型則折衷古義而人自不能不服其說蓋事之創始則難收功而託古則易為力許行之偈櫫神農與儒家之偈櫫堯舜其所取之術蓋同夫許行既以農為其學說之一本源則道德之標準亦不能不以農而定今觀許行之評滕君曰。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

賢夫文公固許行之徒所賛不絕於口者曰聞君行仁政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曰則誠賢君也何以結末之一評語曰惡得賢蓋許行之徒以爲文公在當時之人君中固可稱爲賢然進而以許行之學說繩之不能不在貶斥之列蓋許行所定之道德律即以能自食其力者爲善而以不自食其力者爲惡此即許行之所謂道無論道其所爲道或非吾之所謂道要自不能不付以道之名故其徒亦以合許行之學說與否區別之爲聞道未聞道也許行之說或不僅如孟子中所記載而止然即以孟子中所記載而觀之已自成爲特立之一學派觀許行當日由楚之滕已有其徒數十人與之俱行度其他之信道者尚多而又新得陳相等之景從其門弟子之勢力已非寡弱又許子衣褐其徒亦衣褐此爲許行學派衣冠之一標識又捆屨織席負耒耜亦其門徒中特示區別於人之處使許行之道得行其結果之良否別論要之我二千數百年之社會其風尚必與今日大異自許行一龍象之大弟子陳相爲孟子所敗其學說之勢力衰弱而系統幾熄後之人雖或具此理想其持論遠不及許行之高無復敢以自食其力爲政治道德根本之原理者劉向以李悝商鞅爲農家然觀漢書食貨志

載李悝之言。不過盡地力以爲富國之本。非可與許行並論者。惟商鞅則實以民能自食其力與否而定賞罰。固可謂自許行之後持食力說之最堅悍者。今略採商君書之言。

墾令篇　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國勉農而不偸。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中略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辟淫游惰之民無所於食。民無所於食。則必農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得糶。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寒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中略農戰篇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善爲國者。其敎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民見上利之從壹孔出也。則作壹。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中略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中略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必削必貧。中略今夫螟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爲螟螣蚼蠋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獨無益於治也。故先王反之於農戰。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彊。半農半居者危。中略民見言談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足以餬口也。則必避農。是以聖人作壹摶之。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彊。作壹十歲者百歲彊。作壹百歲者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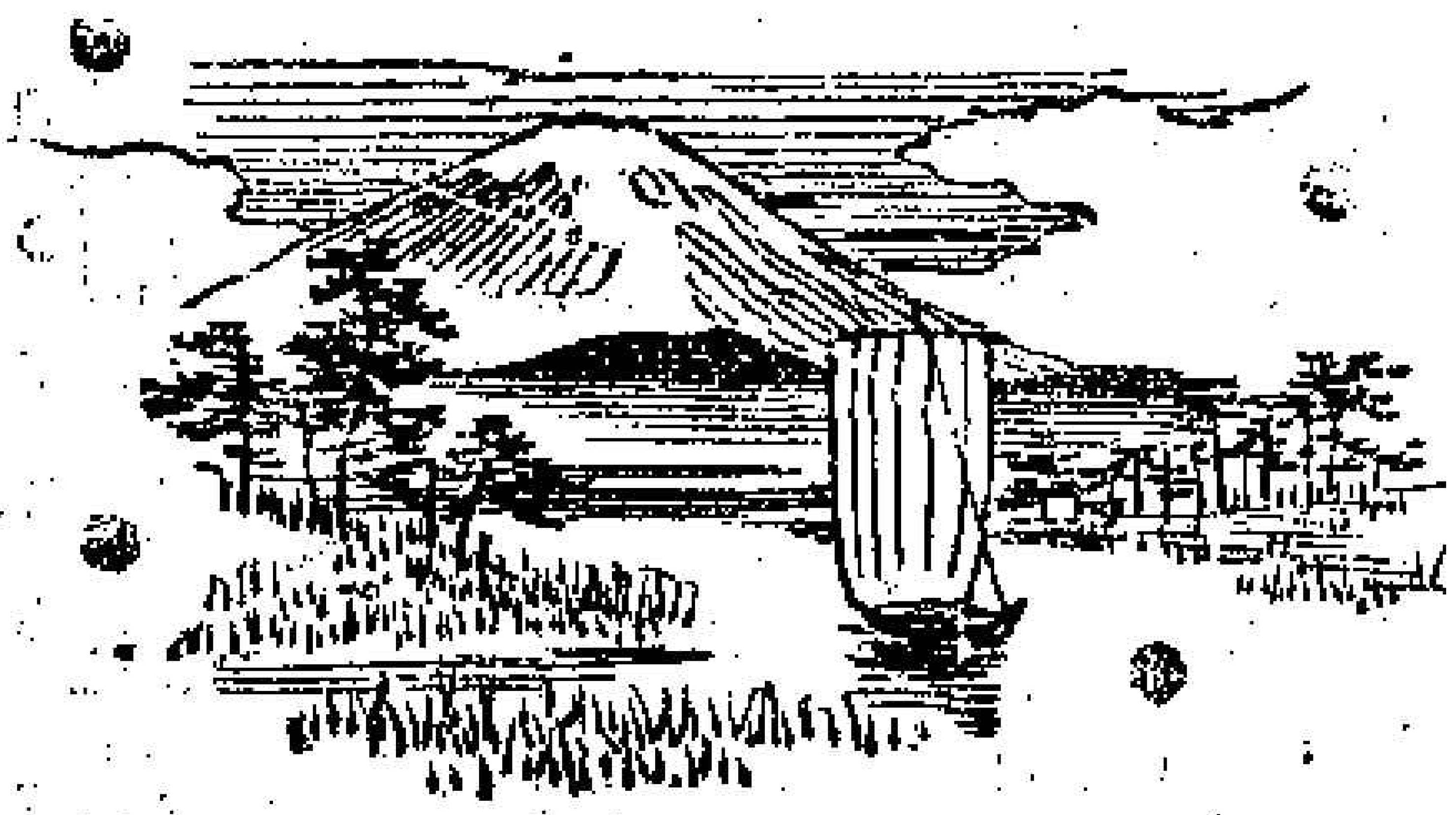
歲彊。今世主皆憂其國之危而彊聽說者。說者得意。道路曲辯。輩輩成羣。紛紛焉小民樂之。故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衆。衆則農者殆。農者殆則土地荒。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於談說高言僞議。舍農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此貧國弱兵之教也。中略說民篇 辯慧。亂之贊也。禮樂。淫佚之徵也。慈仁。過之母也。任舉。姦之鼠也。八者有羣。民勝其政。國弱。中略靳令篇 六蝨。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是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中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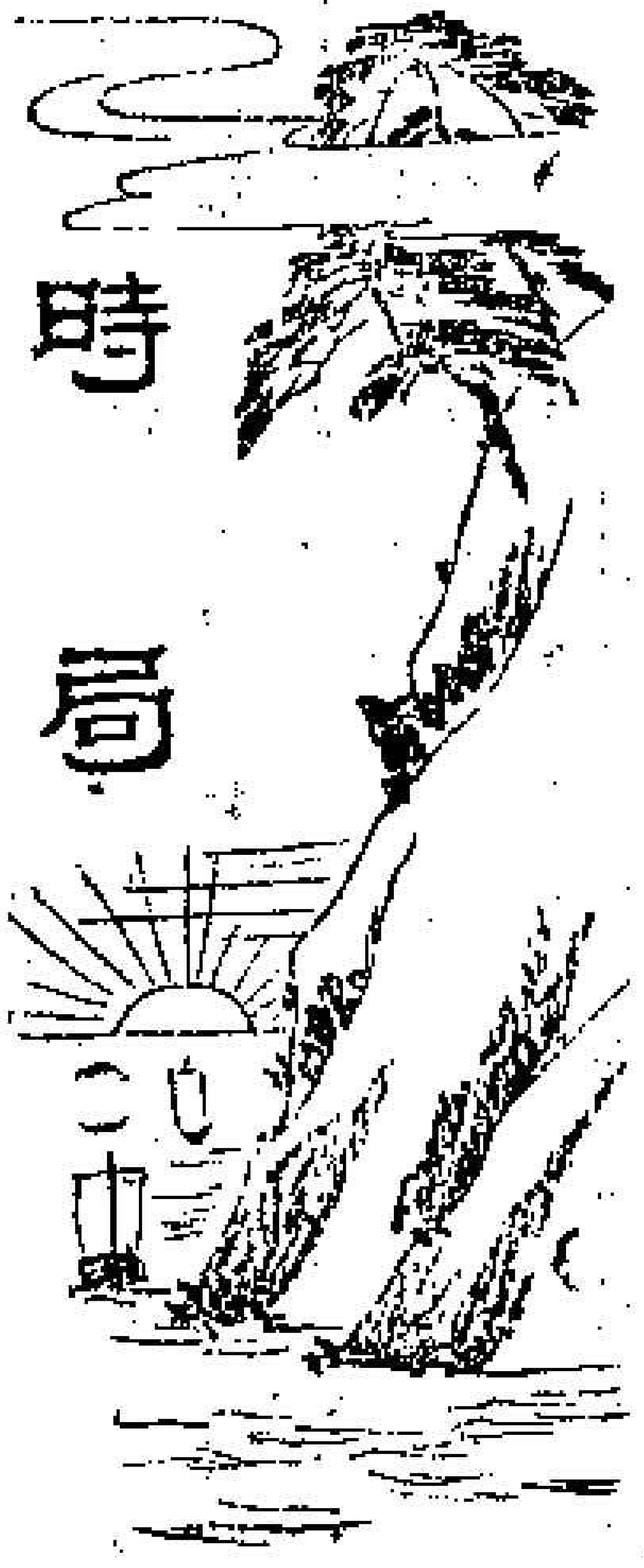
其略如是蓋秦之所以有天下由孝公開其基而孝公實用商鞅之政策者商鞅之察當日天下之大勢也以爲三晉民多而土少秦則民少而土不闢又察秦之所以不能得志於諸侯之故其言曰夫秦之所患者興兵而伐則國家貧安居而農則敵得休息故三世戰勝而天下不服於是合此兩觀念而定一改革之政策曰招徠三晉之民使三晉民少而力弱秦民多而土闢而以故秦事敵（按所謂故秦者即秦之土民也）新民作本（按所謂新民者即由三晉招徠之客民也）故曰兵雖百宿於外竟內不失須臾之時商鞅以此政見實行而遂見秦之富彊其貽澤至於始皇而有天下秦之有天下蓋實可謂商鞅行政之大結果也而吾人於商鞅行政之時發見實與儒教爲敵而欲鋤去之之一事實蓋商鞅治國務使國之民除兵之外無一非農其書中屢言所謂作摶作壹壹孔者蓋欲統一於農以農爲本而

戰爲其用耳除農與戰之外於其國而見有事詩書禮樂談孝弟信廉之人即鞅所視爲游手好閒無事而食虛辯愉惰以害耕而國家刑罰之必當首及者也今人以燔書歸罪於秦始皇然燔書之事實爲商鞅而非始皇是有徵也韓非子和氏篇。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禁游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彊。其云孝公行之蓋已實行而孝公之實行此事則商鞅教之也秦自孝公而後歷代皆沿用商鞅之政策彼始皇李斯亦不過本商鞅之遺教而反覆行之而已然始皇。燔書。人皆視爲中國史一大案件而商鞅之燔書多湮沒而不知此無他當商鞅時其所燔者不過秦一國之書而無大關係於中國之事至始皇則統一六國一燔書而中國之書無不燔故遂見爲非常之大事要不過以其所處地位殊異之故人遂若有見有不見耳夫許行以口舌之戰而爲孟子所敗而商鞅乃以政治上之實力敗儒家此可謂儒家農家一大戰爭之歷史遙遙互有勝負自嬴秦之王氣告終而商鞅之法其勢力亦與之俱盡然後人之持此理想者。亦時有所聞。如漢之鼂錯。蓋亦其一人也。然觀錯之言。以爲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尊農夫。農夫已貧賤。此不過以重農之故而欲排除

商人已耳視商鞅之重農而仇詩書禮樂屛黜儒教許行之重農而欲使君民並耕則錯之思想在自食力派中其範圍固已隘矣

（未完）






# 俄羅斯革命之影響

中國之新民

（參觀本報五八、五九、六〇、號雜評門）

電燈滅瓦斯竭船塢停鐵局徹電綫斫鐵道掘軍廠焚報館歇七首現炸彈裂君后逃輦轂塞警察騷兵士集日無光野盈血飛電劇目全球撟舌於戲俄羅斯革命！於戲。全地球唯一之專制國遂不免於大革命！

## (一)革命之原因

俄羅斯所以革命所以不能不革命者。其原因甚複雜。今綜舉之。

(一)俄羅斯有所謂貴族階級者握全國之土地所有權其餘農民皆等奴隸近雖稍改其度然特權仍懸殊經濟上種種不平是故革命

## 時局　二

(二)俄羅斯以希臘教爲國教其不奉國教者無完全之權利宗教上種種不平是故革命

(三)俄羅斯國內包含無數種族除斯拉夫本種外於東部有腓因人韃靼人蒙古人卡爾蔑人等於西部有波蘭人芬蘭人德意志人西班牙人等大率不能享完全之權利種族上種種不平是故革命

(四)以上所述全國中異階級異宗教異種族之各分子所以不能調和統合皆緣無代表各分子公意之總機關一切之不平皆起於政治上之種種不平是故革命

此其總原因也。持此以讀全俄數十年來之歷史。則千端萬緒。皆緣此以爲動也。

### (二)革命之動機及其方針

最遠動機一　俄羅斯僻處歐東。與全世界歷史上大勢。關係絕少。世界史活動之舞臺。俄國自昔未得列席也。故十八世紀末美國獨立法國革命之兩大役。其影響絲毫不被於俄國。逮拿破侖以四十萬大軍來侵。嚳全國之力。僅乃拒之。於是世界觀念漸

發達。一八一五年。聯軍伐拿破侖。俄人與焉。遠征將士。覩西歐自由習俗。薰習傳染。新思想漸以輸入。拿破侖一役之於俄國。猶十字軍一役之於西歐也。其年有所謂「阿爾沙墨文學會」者始出現。俄國最初之革命動機。實源於是。

最遠動機二　一八二五年。尼古剌第一即位。行絕對嚴酷之專制政治。有「鐵沙」（俄語謂皇曰沙）之名。人民益顚沛無所控愬。及動力漸起。革命文學盛於時矣。

第一期民黨之方針　各國政局之變遷。罔不由二三文豪引其端而衍其瀾。俄國亦然。其革命運動之第一期。即文學鼓吹期也。初外國思想之輸入俄羅斯者。最初爲羅馬的森 Romancissn（譯言羅馬文學派近世史初期之文學也）有格里坡德夫者。著一小說。名曰「智慧與憂患」實爲俄國近世文學之先河。其後比圭黎（德國大哲或譯黑智兒）派之唯心哲學輸入。思潮又爲之一變。一八三〇年間。此種哲理。殆瀰漫全國。一八四五年。文豪高廬著一小說。名曰「死人寫」隸農之苦況。一八四七年。文豪緇格尼弗著一小說。名曰「獵人日記」寫中央俄羅斯農斬農民之境遇。一八四八年。文豪耶爾貞著一小說。名曰「誰之罪」發揮社會主義。一八五六年。俄京發刊一叢報。名曰「現代人」其明年。發刊一日報。名曰「俄語」

時局　四

文豪渣尼斜威忌著一小說名曰「如之何」以厭世之悲觀聳動全國一八六一年各軍人之持立憲主義者發刊一叢報名曰「大俄羅斯」其明年耶爾貞發刊一日報名曰「鐘」蓋十餘年所以孕育全俄之新理想者惟文學最有力焉俄國有耶爾貞渣尼斜威忌諸賢猶法國之有孟德斯鳩盧梭福祿特爾也

次遠動機一　尼古剌第一以鐵以火馳驟其民其直接以灌溉此革命之樹而發榮滋長之者既已有年及亞歷山大第二復間接以揚其燄亞歷第二號稱大彼得以來之曠代英主若解放隸農也俄國前此。舉國殆皆行隸農制度。每土地權之轉移。則耕其土地之農夫。亦隨而轉移。一八六一年。亞歷第二下詔解放之。新得自由之人民。凡二千五百萬人。　若改正司法制度也俄國前此司法制度。率與今日之中國相類。至亞歷第二改正之。（一）劃司法權與行政權之界限。保法官之獨立。（二）一切臣民。在法律之前。皆平等。無門地貴賤之差。（三）公開法廷。一切不得秘密曖昧。（四）設陪審官。（五）裁判官以選舉任之。此實采用歐西法治國之精神也。　若設立地方議會也俄國自一七八五年。（加沙鄰第二在位時）始於各地方有自治之團體。然純然以貴族組織之。一八六四年。亞歷第二始布地方議會之法令。命各階級各出代表人。今日所行制度是也。又一八七九、一八八〇、一八八一、三年間。亞歷第二凡三度集各地方議會之代表人於京師。諮詢國政。其時去國會之設立者幾希。　凡諸大舉百年間歐洲英斷之令主末或先之乃其結果不如其所期非惟不能買人民之驩心而反以叢舉國之怨望史家謂彼時改革之阻力政府與人民兩有罪焉信哉言也法人波流氏所著「俄羅斯帝國」俄史中之最良者也。其論此事云。解放隸

農時。所以全國失望者。其第一原因。在希望太奢。責效太速。當時舉國上下。皆以爲此令一布。則人民無量之幸福。當可湧現。然實際不能如其所期。於是政府與國民皆大失望。此等現象。在幼稚時代必有之。法國大革命之前後。其經驗矣。俄比諸法。其幼稚更甚。自信力更大。故其失望亦更甚也。云云。又云。亞歷第二之諸改革。皆不調和。不統一。其始也。顧頭失尾。扶東倒西。支離滅裂。其終也。則敷衍因循。而盡失其精神。此所以益買民人之怨也。云云。此皆實際家言。今日中國言國事者。不可不深鑑之。

而人民激昂之程度既日漲一日。於是亞歷第二之改革。益獎厲革命之動機。燎原之勢自茲成矣。

**第二期民黨之方針**

歷山第二在位二十六年（一八五五年即位 一八八一年被刺）其間。民黨之方針。凡三變。其始專以遊說煽動爲事。今就革命史之全體論之。命爲第二期。自一八四九年。尼古剌捕志士三十三人下獄處刑。禁人民留學外國。其本國大學學生亦限額三百名。並禁讀哲學書及他國之報章。於是自外國歸之學生熱心橫溢。以爲著書作報之力。不能普及也。乃相率微服變名。入農民社會職工社會及軍人社會。現身設法。隨機開導。一八六〇年。學生等在彼得堡及墨斯科。立一團體。名曰「自修俱樂部」。一八六二年。彼得堡有號稱中央革命委員者。傳檄全國。其餘各地紛紛響應。一八七三年。同時並起之秘密團體凡十三所。其事業皆出於演說煽動。革命黨勢力之膨脹。實自此時。

**第三期民黨之方針**　彼之遊說煽動也其目的何在曰暴動質而言之則起革命軍是也彼等劬瘁於煽動既歷年所謂其機將熟於是謀此目的之實行一八六三年波蘭稱兵柏格年募義勇兵助之不成是爲革命黨執武器以向政府之始其後十餘年間各地暴動之事皆一歲數見乃至十數見然憑藉微弱不足以當政府之一麾擲無量頭顱無量心力無量金錢曾不能動政府之毫末於是方針乃不得不一變

**第四期民黨之方針**　自一八七〇年彌渣夫立一民意會決議廢平和的革命手段專取陰謀之鐵血主義實惟虛無黨暗殺論之嚆矢然其勢猶未盛及一八七六年秘密紅十字會會長狄拉羅弗極言黨論不一久誤方針耗時費財而事終不一就實爲民黨最大之缺點時諸黨員既久經閱歷屢遭失敗人人固已注目於此最後之一著得狄氏提倡黨論遂定自玆以往專以短小精悍之手鎗神聖不可侵犯之炸彈爲對待民賊獨一無二之法門自一八七七年以還每歲刺殺憲兵警察警察長裁判官第三局長內務大臣乃至其他各階級之官吏者亦一歲數見乃至十數見此道也幾爲彼等最後之方針持之至今日不衰（參觀本報第四十四十一合本論俄羅斯虛無黨篇）

**次遠動機二**　亞歷第二之改革。雖不慊於人心。然使其平和以徐圖進步。則所生惡果或不至如彼其甚也。乃不忍於民間少數之囂譟。襲前代之覆轍。欲以威力撲滅之。一八六六年。乃別立所謂第三局者。司特別之警察裁判。專以對付國事犯。此第三局者。殆全立於法律範圍之外。是所謂以火濟火也。自玆以往。民間志士。荊天棘地。殆無所容。一八七四年。復申游學外國之禁。一年之內。以國事犯名義被捕者。殆數百人以爲常。民黨之組織日逾進。政府之法網亦日逾密。於是一八七九年民意黨開大會議宣告亞歷第二死刑。派出實行委員。一八八一年。遂有閱兵遇害之事。於是虛無黨達於全盛之點。聲勢動天下。

**最近動機一**　自亞歷第二遇害後二十餘年間。亞歷第三以憂忡死。今皇尼古拉第二游日本。亦曾遇刺。民黨所執暗殺方針。日日進行。勢力益以彌滿。今避冗不具述。語今次事變。則導火線實爲米爾士奇。而米爾士奇之得政。由布黎威之遇刺。故布黎威實本役一切密之近因也。先是西歷六月間。芬蘭人傳檄四方。掊擊政府官吏。檄文末二語云。殺波布里哥夫。（芬蘭總督也）殺布黎威。檄後二十日而波氏死。更兩月而布氏死。布

氏者亞歷第二被刺後爲警察總監旋任芬蘭事務長官前年任內務大臣近二十年來搜捕黨人使全國戰栗者此人也奪芬蘭人自治之國會使芬蘭人鋌而走險者此人也今次之動機全俄爲生動而芬蘭人爲前茅自布黎威血光既迸識者蚤知其前途之愈接愈厲未有終極矣而果也繼其後者米爾士奇也

最近動機二

其最近動機之最有力者尤在日俄戰爭此盡人所能知也俄國累代之從事侵略也不徒出於擴張版圖之野心而已蓋將以此爲尾閭以洩人民怨毒之氣於域外夫眞愛國之士値國家有外競常能明鬩墻禦侮之義不肯太與政府爲難俄廷知其然也乃利用之以爲專制政治之護符以此對於上流有智識之社會此其政策之一也又冀藉戰勝之威得以眩惑國民使其尊沙如帝天愛沙如父母之心常有所養而日以盛以此對於低級無教育之社會又其政策之一也故俄國之對外侵略雖謂之消極的而非積極的焉可也今茲日俄之役頑固黨所以悍然主戰者猶前志也庸詎知事與願違實際之日本非猶夫俄人幻想之日本相持一年以來竭蹶於徵調疲敝於經濟既已使全國騷然人人感切膚之痛怨政府之非計猶復一敗再敗

三四敗海軍全殲陸軍屢卻屏息於窮北之一隅上流有智識者流既囂然責政府之黷兵誤國低級無教育者流前此信賴政府尊仰聖沙之心亦一落千丈更非以空華巧舌所能挽回夫是以萬弩並發百川齊決殺然莫之能禦也。

**第五期民黨之方針**

此次民黨對於政府之戰略與前此數十年間所執者其性質截然不同即前此爲秘密之陰謀今次爲堂堂正正之要請也前此主動者爲極端急激無勢力之青年今次主動者爲老成持重有位望之各地方議會代表人也今且不避駢枝。略言俄國地方議會之性質以供參考。俄國地方議會之權限甚廣而甚不正確。自亞歷第二。始許各省以自治權。據其法令所規定。則地方議會。不徒於行政上有大勢力而已。又得指派其地之治安裁判官。其力直及於司法範圍。其他若慈善事業及農業商業工業等。地方上有形無形之萬事。皆得支配之。法人波留謂就表面觀之。則俄國地方自治之權限。舉歐洲各國。莫與京也。乃按諸實際有大不然者。議會一切決議。必呈申於該屬之地方官。（省議會呈總督。縣議會呈知縣。他類推。）地方官意見不同。發回再議。再議可決。則地方官不得阻止。此各國所同也。雖然在俄國則地方官雖不阻止。然猶必再呈

於內務大臣得其畫諾乃能施行而其爭議最終之裁判所則樞密院也以此一端而議會勢力之基礎全然無著矣又其議事之報告非經地方官許可則不能公布以此之故議會往往不能得輿論之後援無復與地方官抗爭之勇氣而人民與議會隔膜不親切之弊亦自茲起及亞歷第二之末年更令各議會之幹事員其任免悉經地方官之手於是議會殆爲官吏之奴隸又其對於中央政府雖有申呈獻替之權而所陳者祇限於本地方諸事務若夫全國之政治問題非所得提議也（前月墨斯科市會以會之決議請立憲。俄皇斥責之謂。非其分所應言。即指此也。）以是之故地方議會之爲物既已若告朔餼羊名實不相應固已久矣雖然波留氏既有言謂俄國之地方議會今雖跼蹐萎微若無生氣然使俄國政治將來有進於自由之一日則其發起之者必自地方議會也（波氏著書在距今十五年前）果也今次竟以地方議會之資格之名義演此活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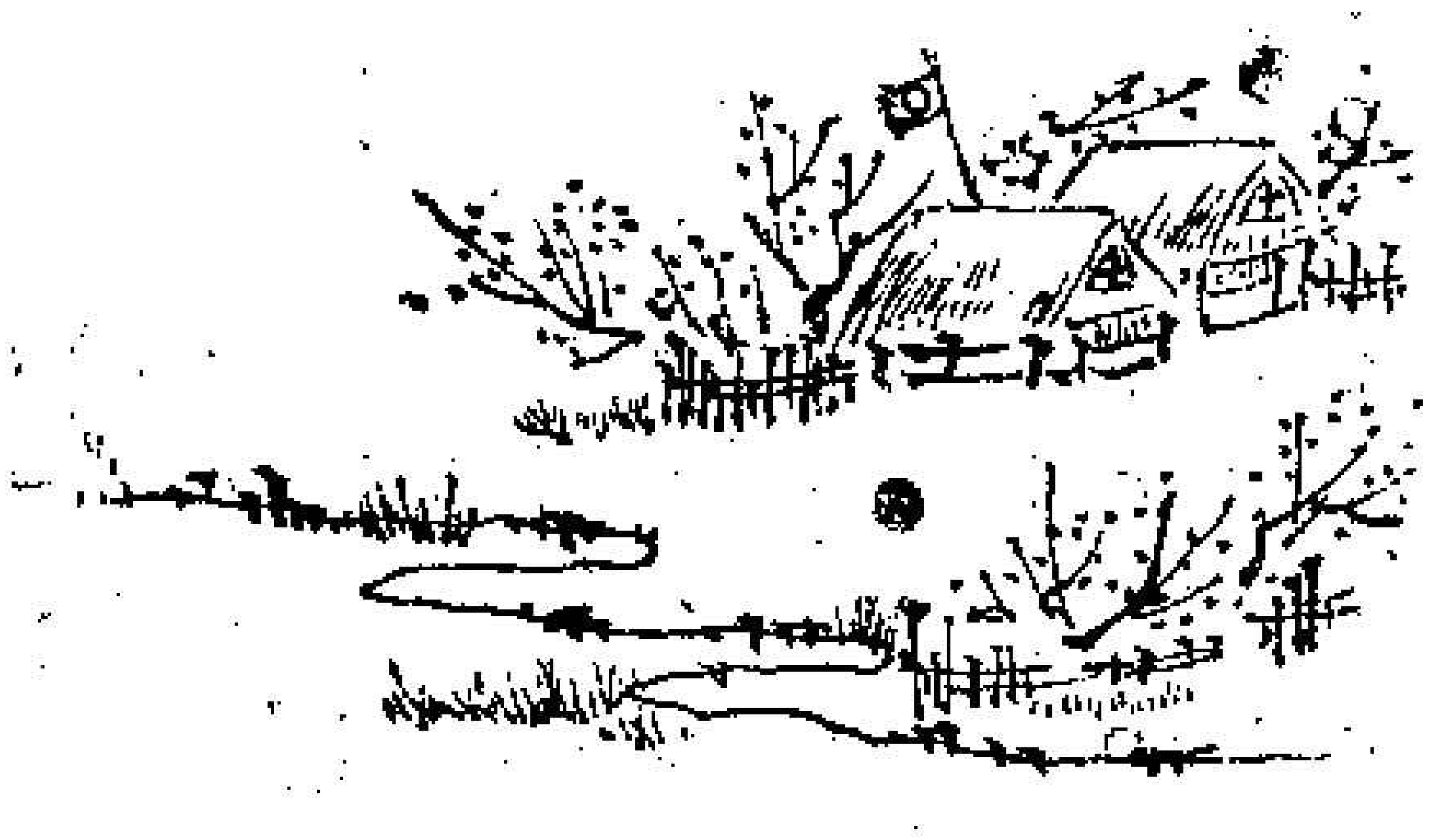
**最近動機三** 去歲陽歷十月新內務大臣米爾士奇就任其發表政見既以調和君民之爭爲第一義十一月遂召集各地方議會之代表人於舊京墨斯科關於行政改良案欲有所諮詢諸代表人遂乘此機提出立憲之要求全國諸市會和之各以決議

迫、政、府使俄廷能鑑時變予國民以滿足之改革而附之以確實之保證則數十年之妖雲怪霧倏忽消滅在茲時也其時歐美諸國無不以手加額謂俄羅斯政界今後將復見天日者乃未幾而禁公開會議之詔令頒未幾而維持專制政體之宣言出嗚呼。俄國民遂出於最後之手段嗚呼。俄廷遂毆其國民使不得不出於最後之手段

民黨最後之方針　民黨最後之方針則以全國善良市民爲主動而以有學識有地位者爲之後援也質而言之則全國種種階級之人爲協同一致的運動也農也。工也。商也。學生也軍人也地方紳士也乃至貴族中之一部分也政治家也法律家也文學家也溫和派也急激派也萬喙一聲萬腔一心各應其地位認其義務相扶相助以共向於一目的嗚呼。自一八一五年以來凡一世紀間經無量志士仁人之心力之眼淚之頸血從無形上有形上直接上間接上所摩盪所淬厲所教誨所研鍊而始有今日嗚呼。俄國民始有今日嗚呼。俄政府亦有今日

（未完）

本文目的在論此役之影響惟不得不敍列前事以爲前提今限於篇幅未能一次全錄次號乃入正文讀者諒焉　著者識



## 國聞雜評

# 自由乎？死乎？（飲冰）

譆譆！出出!! 俄國革命!!!

自陽歷去年十一月十九日俄國各地方議會始開聯合會於舊都。閱一月。至十二月十九日而有俄皇否認立憲之事。更閱一月。至今年正月十九日而有冬宮爆裂彈及舉國大同盟罷工之事。人有恒言曰。改革事業。如轉巨石於危崖。非達其最終之目的地不止。觀於俄國最近現狀。而益信

前此各地方議會以極平和極秩序之舉動。求政體根本之改革。乃俄皇欲以一紙無責任之詔書鎭壓之。而詔書中於其要求之主點。所謂開國會出代議士者。無一語提及也。夫俄之王室。自累世以來。未嘗有能堅明約束者。雖有仁言。其不足以靖狂熱之

民情既昭昭矣而況乎所謂仁言者復不慊於衆也於是乎俄人遂不得不出最後之手段

二

正月十八日路透電云（記載者用陽曆下同）

聖彼得之鐵工有同盟罷工之舉其他諸職工應之現輟業者已五萬人政府之彌華河船塢工程亦已停工

此事現初起但其中似有才智之士以極巧妙之組織法指揮之殆將釀一大事

同日電又云

現調查各工場停工人數共七萬五千內外

二十日路透電云

俄國之工人及其他各團體與夫社會黨之代表者共一千五百人以正月十八日公然開會議於俄京決議三條請願於政府

一　請許人民以完全之權利

二　請立補助貧民之法案

三　請除資本家壓抑勞傭之特別威權

此外如言論集會自由之保障下級人民教育之普及國務大臣之責任所得稅之改正等各子目皆備述之

云云。

由此觀之。俄國此次之同盟罷工。與近年來歐美各國所起之同盟罷工。其性質大有所異。即其所爭者非生計上之問題而政治上之問題也質而言之則此次之罷工革命的罷工也同日電又云

現各種商業家擬悉相率加入於此同盟罷工。

尋常之罷工。大率勞力者與資本家相角。今則資本家勞力者爲協同一致之運動焉此實一特別之現象也。而以船塢工程停止故。於海軍前途大有影響。以鐵工停止故。於軍事全體之前途皆大有影響。此實足以制俄廷頑黨之死命者也路透電謂其有巧妙之組織誠哉巧妙

此方面之風潮。方澎湃而来有已。乃同時復有冬宮爆裂彈之事

正月二十日路透電云。

俄國每年例以本月十九日舉行大祭。俄皇俄后及外交團諸員皆臨焉。昨日舉此典之時。冬宮（譯者案冬宮者俄國最著名之離宮俄皇所常御也。）對岸發祝砲。內一砲實以石榴開花炸彈向冬宮轟擊其炸片一落於俄皇前。距寶座僅十五步。其一片斃警官一名。其一片傷牧師一名。其他諸片。將冬宮窗櫺及他物盡皆

自由乎？死乎？

齏碎。當下將發砲部隊之兵卒全數逮捕。

其日俄國半官報論此事謂由兵隊之偶誤。非有他意。而與法諸國各報。皆謂此舉出於暗殺之陰謀毫無可疑。果也二十二日柏林電報云。

現在祝砲事件。經已爲嚴重之審訊。蓋確出於陰謀云。

而俄皇已於翌日避地他徙矣二十日路透電云。

俄皇去聖彼得堡往沙士哥西羅宮止焉。

其後之形勢何如。二十一日路透電云。

聖彼得堡情形。日急一日。現在以電燈局煤燈局之職工罷業故。全市皆爲之黑暗市民競購買蠟燭以代之。

……政府印刷局亦罷工。……各新聞報館皆罷工。今日全市無一新聞紙。……兵器廠所有工人悉散去。……

……沿路鐵道之工人悉散去。鐵路爲之不通行

二十二日上午電云。

今日大牧師嘉般氏率領四十萬人伏闕上書。其書殆可稱天下古今最悲壯最切直之大文。其大路云。今者人民被侮被辱。純然立於奴隸之地位。政府鞭箠馳驟之用吾民力於所不能堪。我等非人。而牛馬也。我等居此盜賊官吏壓制之下。忍而待之。

者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今實忍之無可忍與其永沈此苦海不如死之爲樂也今者全國人民之止痛劑獨一無二曰參政權而已今某等瀝血誠伏斧鑕以匍匐哀訴於我皇若不得請願畢命於皇宮前之廣場云云又全市民皆紛紛持各色之旗大書曰我所擇者只有兩途自由乎？墳墓乎？其中一部分之急激派沿街大呼曰無政府萬歲！無政府萬歲！

同日下午電云。

俄廷調軍隊五萬鎮壓市民直發鎗射擊市民皆不持武器故死傷狼籍首領嘉般氏死焉（一譯者案其後電云負傷耳想未死也）其奉命實行攻擊市民者哥薩克騎兵也至步兵大率表同情於市民倒戈向政府步兵之死傷者亦三百人云……現俄廷飛檄各省調集全國軍隊從事鎮壓

二十三日電報云。

市民至尼古拉士橋軍隊擊之市民告兵卒曰俄國獨非公等之國耶何苦戕同胞萬口同聲其言哀以壯步自由乎？死乎？

兵立刻拋鎗。惟哥薩克暴戾殊甚。現市中到處戰鬥。婦女小兒。死傷尤夥。哀號詈罵之聲。沸然盈耳。入夜全市慘憺。人民皆舍家逃亡。臘有軍隊露營雪中而已。

又云，

俄國公報謂本日之變。死者七十六人。傷者二百三十三人。實欺人之言也。頃據確實調查。**死者當在千五百乃至二千傷者當在四千乃至五千**

又云。

頃俄京施行戒嚴令。**皇太后已逃去**皇帝亦不知所在

二十一二十二等日之騷動其騷動者僅私人之職工而已至是而軍隊之關係起前此所執者仍平和手段也至是而戰爭之狀起二十三日下午電報云。

西巴士特波爾海軍工場火起……工場中罷業者四萬人。**持武器**由哥爾彼那進於聖彼得堡。

又云。

**黑海艦隊水兵八千人起革命的暴動**俄廷召軍隊拒之。軍隊無肯發砲者。

又云。

俄京附近鐵路八英里被掘。……華爾梭附近停車場大火起。

前此暴動者僅在聖彼得堡及其附近耳不兩日而蔓延於全國二十四日電云。

**墨斯科**之同盟罷業繼起全市之電燈煤氣燈皆滅。黑暗一如聖彼得堡。哥里那亦有暴動者萬餘人。與之響應。全市諸製造所皆停閉。……淮爾納能工亦繼起。

二十五日電云。

**波蘭**之拉特模地方大起革命……哥烏那省**全省罷工**。……阿秩沙西巴士特波爾卡爾哥弗奇士彌弗諸大市皆大動搖……**波蘭**之埒志地方大起革命俄國之駐防軍。今為民黨所包圍。

二十六日電云。

**芬蘭**全境亦亂其首都海士科市民五千人。與警官生大衝突。

又云。

自由乎？死乎？

里巴烏之海軍倉庫大火起里華爾之陸軍倉庫亦然

又云。

奉天之俄軍以糧食不足。寒衣不具。將謀叛亂形勢極危急云

由是觀之。此事之影響直及於戰局奉天軍之果與祖國民黨有關係否。今未能明晳。

要之同時並起事出有因也。

俄廷之所以對付民黨者則何如。二十四日柏林電云。

聖彼得堡。今純然變爲戰場。且軍隊大半不袒政府。雖然俄廷猶決意用強硬手段謂藉專制之威靈。必可以始終鎮壓之。

二十五日柏林電云。

俄皇命內務大臣德黎潑夫（譯者案自米爾士奇辭職後。本命域提氏代之。域提亦辭。故以德氏代。）爲聖彼得堡總督此官乃新設者。其職權甚廣。代俄皇專斷一切殆如假皇帝云

同日倫敦電云。

俄皇現尙不知所在。或云在沙士哥西羅。或云在卡的拿。或云在哥濱黑圭黎。或云在某河舩中。惟聞本日開御前會議決議始終持鎭壓策云……俄廷諸臣。多有不以俄皇之逃匿爲然者。

又云。

新總督德黎潑夫下嚴命命各工人速復業。否則放逐之於村落。不許復在帝都云。

又云。

頃逮捕懷抱自由主義之知名士凡大學之敎師報館之主筆法廷之法律家共數十人文豪麥占哥爾奇與焉（譯者案哥爾奇者。俄國近數年來新出現之小說家。與托爾斯泰齊名者。）

二十六日電云。

墨斯科警察長徧張告示云。此次同盟罷工之運動。皆出於英日兩國之陰謀。罷工者所恃以爲餐。皆由英國陰接濟之。勸人民勿爲所愚云云。……英國公使聞此謗言。直與俄政府爲激烈之交涉。迫其速行辯正。又要求特派戍兵保護英國使館。

又云。

自由乎？死乎？

國聞雜評

十

**俄皇頒溫旨**慰諭工人謂將定減少作工時刻之法律。且爲確實之保證。又對於彼等所要求將細加審議酌量採行……又聞俄皇有**欲引見職工代表人**十二名之說

民間之所以準備對付政府者何如。二十四日倫敦電云。

昨夜有大律師三百五十人**開臨時法律會議**其決議如左。

一　與彼同盟罷工者協同一致

二　對於政府誅戮無辜之舉爲絕對的抗議

三　爲此事須抗爭之於法廷

四　募捐款以接濟同盟罷工者

二十五日電云。

嘉般氏徧發函檄於全國聲討俄皇之罪謂我國民不可不萬衆一心以圖報復云云。（記者案。據此電則知嘉般氏實未死也。）

歐洲各國對於此役之感情何如。連日各地電報云。

全歐各國。殆無不以此事爲一大事。諸報館皆表同情於俄民無一袒俄廷者內中與俄同盟之**法國激昂特甚**其報紙大率謂市民不持武器爲平和之要求俄廷以強暴手段待之實無理之甚云云。又某新聞紙謂俄太后俄皇爲坡鼈那士德夫之傀儡日被玩弄於股掌上。至今迷夢不醒。實屬可憐。

比利時素表同情於俄。今次亦大加非難。其新聞紙多以俄皇此次之出奔與一七九一年法王路易第十六之出奔相比較　比國人民憤俄廷舉動既極。本月二十三日晚。至有在俄國公使館門前爲示威運動以表敵意者。警官彈壓。僅乃無事。

各國紛紛募義捐以郵俄國被難之民

各國中惟德國對於此事。視之稍冷淡。

此最近一旬間俄國變亂之大概情形也。其間更有一事。與此事有間接之關繫者。二十四日電報云。

俄國頑固黨首領宗教總監坡鼈那士德夫抱病危篤命在旦夕

或謂此魔若去則俄國政界前途。將生大影響云。雖然。此恐非一二人之問題而全部之問題也。果以一人去而全部爲動。則亦我輩爲俄民所禱祀以求耳。

嗚呼！痛!! 嗚呼！慘!! 俄國革命!!! 嗚呼！壯!! 嗚呼！烈!! 俄國革命!!! 自由乎

自由乎？死乎？

？死乎？二者殆必居一於是吾儕更拭目以觀其後。

## 俄京聚衆事件與上海聚衆事件（飲冰）

當俄京聚衆事件如火如荼之際。同時我上海有因俄水兵殺人案聚衆抗議之事。

問者曰。俄京事件與上海事件其目的之大小相萬也其範圍之廣狹相萬也其組織之疏密相萬也其實力之强弱相萬也子提以並論子無恥矣

應之曰。正以其目的大小相萬範圍廣狹相萬組織疏密相萬實力强弱相萬故不得不並論之吾雖恥吾烏得已

無論何種之政府其中必有幾分焉爲輿論所左右故曰輿論者最後之戰勝此徵獨自由政體之國有然即專制政體之國亦有然也輿論而敗者必其未能成爲輿論或成矣而不堅持不旋踵而失輿論之資格者也吾於上海事件略見之。

彼事件自其發端伊始上海道未嘗爲輿論之聲援也其後乃加大焉何以故以一月前上海之民氣儼然具有輿論之資格故而上海以外之官吏若南洋大臣若外務部

若駐俄公使乃至凡與此案有關係者始終未嘗一爲聲援何以故輿論僅限於上海上海以外無輿論故逮最後之今日則上海輿論與夫加入輿論之上海道殆全歸失敗何以故無實力以盾其後氣一餒而輿論之資格已消失故茲事雖小可以喩大要之我國人未知輿論之性質與其作用也今毋論他事。且語此案。此案被戕之人甯波籍也顧甯波非他中國之地也甯波人非他中國國民也使有他縣他府或他省之人而殺甯波人則可以曰此甯波人也今殺之者爲與我異國之俄羅斯人則我輩所知者殺中國人耳甯波不甯波非所宜言也而公憤之起惟限於甯波一部分之人是我國對於同胞感情薄弱之表徵也輿論所以無力者一也此事之起在上海顧其事非上海之事中國之事也上海一隅以外更無或表同情於上海之輿論以爲之後援輿論所以無力者二也此猶細故也。我輩當思彼俄兵何以能殺人何以殺人而我莫敢誰何以我政府之無力也我政府何以無力以官吏之腐敗政體之不適於時勢也我今不欲爲死者伸奇冤則已不欲爲未死者謀安全則已苟其欲之則僅與俄艦俄領抗不得也僅與上海及南京之長官抗不得也根本的救治必在政府現政府之生

命與吾民之生命今既不兩立前此言之猶或謂爲空言今見東三省之事而信也見周生有（被殺人之姓名）之案而益信也現政府若長存立則四萬萬人人皆可爲周生有故今欲救未死之周生有則必求得一地位焉可以爲我四萬萬人將來生命之保證者其機關全在政府不向於政府而有所抗議乃緦緦然惟於上海道若南洋大臣加責難焉所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輿論所以無力者三也

雖然。以上海一隅以甯波人一部分而有此曇花一現之輿論吾猶爲中國前途賀莊生不云乎。逃空谷者見似人而喜矣孟子亦曰善推其所爲而已矣鄉土之感情推之則國家之感情也私人之問題推之則政治之問題也上海人甯波人而聞俄京事件而恥也全國人而聞上海事件而恥也則中國之前途其猶可賀也

## 江督爲俄兵殺人事件電報書後（錄上海時報）

上海時報爲俄兵殺人案。始終持國權問題、、、相爭。前後論說批評數十見。其於造成輿論。蓋亦有力焉。此文即其最近之批評也錄之以見一斑。至此事始末。今限於篇幅。不能具記。讀者當於內地各報求之。　本社識

江督周制軍致上海商會電　兩公來電均悉周案昨見胡使致部電會審一層恐做不到蓋兇犯並未礙及中立不能不照約既照約則不能不由彼承審彼既持之有故我轉爭之無辭弟前致海翁庚眞各電已詳言之今交担文覆核如所判罪倘無不公確有例案可證則更難與爭劉道謂俄領有議撫之意如能於辦罪外添此一層在彼因格外見好在我亦不能約外再爭似亦可以下臺統希兩公勸導甬民勿再聚議時勢如此幸勿別生枝節切盼覆寒

周電云蓋兇犯並未礙及中立

記者按、玉帥之意必謂我中國之民固應爲俄兵所殺者也試觀東三省之無辜爲俄兵而死者不知凡幾俄人顧反責我以不守中立也俄兵如來滬上而不殺人則我中國之官亦何必爲之盡力以保護之哉玉帥之意必又謂俄兵如殺日本人則犯中立矣何也、俄兵爲我所保護者也我所保護之兵而殺人是我不能保護也是我犯中立也抑或俄兵而爲人殺則犯中立矣何也俄兵爲我所保護者也我所保護者而爲人殺是我不能保護也是我犯中立也若俄兵而殺我中國人以被保護者而殺保護者固事之至當也不然我中國之官亦何必爲之盡力以保護之哉玉帥之心必謂俄兵已格外見好矣僅殺我周生有一人也

自由乎？死乎？

周電云不能不照約

記者按、試問玉帥當照何約俄國以前並未有與他國戰敗而逃來我國之事則俄國之兵亦從未曾有歸我保護之日則此約從何而來或者又是周玉帥與俄人訂立之密約特許俄人以殺我中國人之特權故謂彼俄官肯爲我定罪已格外見好矣不然一笑置之耳

周電云既照約不能不由彼承審

記者按、如照通商條約則尋常之事尚得由中西會審上海道且知之爲封疆大吏者豈反不知耶如謂軍人則卸軍裝歸我保護者更應由我獨訊此其理婦孺皆知爲封疆大吏者豈反不知耶而乃曰、既照約不能不由彼承審我知玉帥之心必謂俄兵殺我華人固應不必顧問也今彼既承審矣是彼已格外見好矣我尚何求哉

周電云彼既持之有故

記者按、此語更爲全電不通之尤何謂持之有故耶謂俄兵所持者有斧爲有故耶抑謂俄兵恃有四年監禁殺人不抵命之律故無所畏而殺人耶若此次爭不得而從其

所定之案以了事則俄兵以後更有例可援而其所持之故更有而華人更可隨意以删刈矣斯乃眞所謂持之有故矣

周電云我轉爭之無辭

記者按、我爲之保護而彼反殺我保護國之人則人必反以相詰曰汝本何故而必保護此殺人之人也則我固無詞矣我保護之人殺人而我自不用我當有之權力拘之而審問而反向殺人之人爭會審之權是猶堂上之判官乞權於堦下之囚犯也則彼可詰我曰汝何勿用汝權力而反來向我索也則我固無詞矣我却不能電俄官曰我因格外見好故僅與汝爭會審也

周電云今交担交覆核如所判情案尚無不公確有例案可證則更難與爭

記者按、此案之骨子蓋因俄兵之殺人爲不尊敬我中立國保護之權而草菅人命也故不會審仍不見我保護國有權而他日之草菅我人命必仍如故也故此案之爭會審先於爭定案之輕重本報既再三言之矣今乃云案情尚無不公云有例案可證帥固官吏也帥豈不知世界固有不公之事斷無不公之案也案固舞文也中國之胥吏

且能之况彼耶雖然、彼肯送案卷與我查玉帥之心必謂彼固格外見好矣故肯如此

周電云劉道謂俄領有議撫之意

記者按、此語玉帥必第一聽得進中國官吏固唯知有錢也故一聞有人肯與我以錢而五體投地矣若有錢國且可賣何有於一周生有故何怪乎其下有如能於辦罪外添此一層在彼固格外見好等云云也

周電云時勢如此幸勿別生枝節

記者按玉帥既知時勢如此則玉帥何勿去官何勿死何勿盡殺後嗣何勿爲牛爲馬爲犬雞爲魚鼈聽人宰戮

俄京胡大臣復外務部電　燕電悉周案又與外部苦口力爭逐層辯駁逾一時之久伊堅持洋犯在華向無會審之例駐京各使齊聲不允兇手定罪已嚴即俄前刺內政大臣之犯亦是苦工監禁無他重罪一切悉聽電使主持伊難遙制可與妥商云德隊

胡電云周案又與外部苦口力爭逐層辯駁逾一時之久

記者按、我中國官之與俄人爭者必云我已力爭必云彼堅持不允然從未聞我之與彼力爭者據何律彼之堅持不允我者據何律故我知所謂力爭力爭者詭言以欺我

民耳其實見彼俄人時早已下拜矣敢爭爲

胡電云彼堅持拌犯在滬向無會審之例

記者按、天津條約第七款載明中國官及俄官會同辦理字樣安得云向無尋常犯且然況爲我國保護之逃兵

胡電云駐京各使齊聲不允

記者按、上海道曾兩次以此事照會上海德總領事會商德總領事均以此事責國與俄國交涉本領事不能干涉爲對駐京各使何得齊聲不允

胡電云凶手定罪已嚴即俄前剌內政大臣之犯亦是苦工監禁無他重罪

記者按、此種語爲會審以後之事本不願駁只以彼常云定罪已嚴定罪已嚴恐閱者眞謂其已嚴也故略及之按殺人之罪本分誤殺故殺。謀殺。三等。誤殺者無心之失也故最輕故殺者一人之事也故依中國律則以一人抵依俄國律則監禁八年作苦工俄殺內務大臣即故殺也謀殺者處心積慮於前者也故其罪爲尤重香港前日美人謀殺華婦案即謀殺也故雖在英律且以數命相抵若此次俄兵之事則尤在謀殺以

上蓋謀殺尙有所爲其心目中尙以被殺者爲人若此次俄兵之因不給車錢而持斧亂砍則其心目中直不以華民爲人類矣故其罪當視謀殺加一等夫在租界妄殺一鼠且有罪妄砍一樹且有罪何況一人夫俄兵之罪實視謀殺爲重而俄官定之反視故殺爲輕尙得謂之定罪已嚴乎且俄殺內務大臣是國事犯也國事犯之罪實視嘗事犯爲輕俄官亦安得以被殺之人位之大小以愚我哉

前日盛宮保派深通俄文之劉荔生觀察赴俄領事署將俄文口供取到其英文照字林文匯兩西報所錄校正後再行送呈宮保詳核口供其最要之見證如木匠三人車夫二人均未到案何能貿然定斷俄領事以所判一奪去人格二監禁四年三罰作苦工定罪已嚴即俄前刺內務府大臣之犯亦不過如是以此案業已定斷萬難再訊如貴大臣以口供不符見證未齊判斷欠公之處儘可在俄京上控凡案經上控此間所定即可註銷云現由甬洋律法官担文大律師將全案詳核以便發電至俄京上控云

噫已矣我今而後不願我國中有官噫已矣我今而後不願我社會中有紳蓋官者媚外以死我民者也紳者媚官以欺我民者也我今乃知俄兵之敢爲野蠻不法之行而殘殺我民命也俄領事之不顧合埠工商洶洶之勢而蔑視我國權也蓋逆知我官紳之別有肺肝雖有可用之民氣而亦不足爲彼患也

夫俄兵藉我國之保護。以逃日兵之殺。而即殺我保護之國之人。此豈有人理者。而俄領事又從而庇之。悍然不許華官會審。擅自定罪。此豈有公法者。故各幫工商之合力以爭也。伸民氣也。非好多事也。上海道之據理以爭也。保國權也。非徇民情也。爭之不得。乃有斷絕俄人交易之議。限令俄艦出口之請。此乃欲保現在之國權與夫將來之民命者不得已之手段。而爲國際公法所承認者也。奈何江督既以未免過激責上海道於前。又以約外再爭戒甬民於後也。嗚呼。周玉帥固如是乎。無怪德人之深惜其去山東也。

此案之爭訟一月有餘而仍無所得也。各紳董屢次力勸甬人靜候商辦之功也。夫天下事苟無最後之手段以隨其後。而徒以空言相爭。則未有能得當者。我國外交之失敗。莫不由此。各紳董之勸解甬人也。一則曰我等已在盡力設施。以伸死者之冤。再則曰靜候上憲商辦。切勿輕舉妄動。三則曰電禀外務部南洋大臣據理力爭。而今竟何如。

我官紳之不欲以激烈之手段與俄人爭也。猶是我政府以徇商民之意爲冒昧之舉。

責上海道之旨也夫此案固我政府以和平手段召之者也何以言之。政府用平和手段賣東三省於俄。而後有日俄之戰。又用平和手段守破壞不完全之中立。而後有俄艦之來。不然。彼太平艦隊之兵安能殺我周生有於上海也然則上海道之以不平和獲咎也固宜

我始見政府電命盛宮保督同辦理而喜以爲我政府固尙知國體者也。我始見南洋大臣派委厲劉二道來滬商辦而慰。以爲我南洋大臣固尙有人心者也。今觀盛宮保除請担文律師勘閱俄領事已定之案預備向俄京上控外。無他設施。厲劉二道則惟以俄領事有議撫意一語懈上下之心而已。我於是知政府之命盛宮保也所以代周生有家族之上控者也南洋大臣之派厲劉二道也所以爲周生有家族具領撫卹銀者也夫上控也議撫也皆所以向俄人手中討生活者也此上海道所力拒而俄領事所求之不得者也我盛大臣及厲劉二道台奈何安之

自此案出。本館即認爲難問題中之尤難者。懼吾國當局。必昧於辦理之法。而因以辱我國權也。故苟有所知。靡不極言以告我上下。冀吾說見諸施行。則對於俄官之不與

我會審。猶得有所抵制。而不至太喪權辱國也。而今已矣。在下者既消息沈沈。而在上者不惟不爭。而反又爲俄人辯護焉。嗚呼。吾讀此電。吾憤吾悲。吾恨吾國之在官者。何其不通法理不愛權利不惜民命不顧恥辱而惟金錢之是重竟至於此極也我官如是。我本不欲再言。雖然。吾且不敢不下最後之判語。以喚起天下後世之公論。

夫此案俄官所以不許我會審者。執俄國在中國有治外法權之約以拒我也此本案之第一緊要問題也。雖然。今之俄艦。國旗且既下矣是法律上所認爲無軍艦資格者也其軍艦既失軍艦之資格則附屬於軍艦之兵員其所有軍人資格亦當隨之而自然消滅乃法律上論理的最正當之解釋也。夫軍艦既失其軍艦之資格則該艦不得自開軍法會議矣軍艦且不得開軍法會議則屬於該艦之兵員其本身且已失軍人之資格則何得更依其本來所有開軍法會議以審判軍人之職權以再審判軍人也彼若能有資格以審判軍人。則是彼能復行其職權矣。彼能復行其職權。則可以航海。可以發砲。可以與人交戰。不能復認之爲無軍人資格之軍人矣。夫其軍人。既有復行其職權之軍人資格。則必其軍艦已先復有軍艦之資格者也。彼軍艦既復有軍艦之

資格則國際法上斷不許其逗遛於中立域內者也故據法理以斷之。俄艦既無軍艦資格則其艦員無審判軍人之權其艦員若有權審判軍人則其所乘之軍艦爲仍有軍艦資格不得復留於中立域內是最易明白之論理也。而此次審判俄兵者實爲亞斯古爾特艦上之俄員。然則是俄國以有軍艦資格之軍艦停泊於中立界內。其非破壞我中立而何我若非自欲破壞中立。則限令俄艦出境之辦法。實爲行我中立權所不得不然抑又國際法上定有所謂放逐權者若甲國臣民。寄住乙國。而於其安寧秩序有所妨碍。則乙國可得放逐之。以自保其治安。今殺人爲妨碍治安之最甚。我又可。行其放逐權者此本館所以始終唱和上海道限令俄艦出境之議也今我政府。不肯聲明此兩權。與之相持。甘心爲條約上所授彼治外法權之所屈。是此案非不能爭我政府不肯與爭無意與爭也不然。彼持條約謂吾無權審此俄兵則我何不持公法謂彼艦員更不得有權審此俄兵恃此相持。俄政府當已無辭。如仍曰照約照約。則俄艦受我保護條約。上不曾有此明文。是此案之所從來本已不依據條約然則辦理此案又何照約之可言乎今者我能於條約外。保護彼之敗艦。而彼乃堅執條約。不容

我之會審。彼既不依公法。妄自行其已經消滅之軍法會議之審判權。而乃不許我於條約外。行其所應享有之特別會審權。天下豈有此不通之情理乎。故本館竊謂此案。必爭至與我會審爲止否則惟有勒令俄艦出境我政府若有不照此辦理者。則吾四百兆同胞。可共起而聲其罪曰。賣國賣民。

爭會審權爭會審權今日雖身家不要性命不要惟要此會審權

爭會審權爭會審權今日雖監禁十年罰作鬼薪不得謂之會審權

周玉帥之電。諷之無可諷。辨之無可辨。罵之無可罵。吾惟有哭哭今日黑暗世界偏遇此黑暗長官而已雖然。彼既欲下台矣我同胞當上台

俄人乎。俄人乎。汝能殺我人我獨不能殺汝人汝殺我人而歸汝監禁四年我獨不能殺汝人而歸我監禁四年雖然。勿徒咎俄人。彼殺我人者俄人也直接以保護俄人而殺我人者俄官也間接以保護俄人而殺我人者周玉帥也嗚呼。周玉帥。倘因此事而民心一變爾時玉帥恐不能下台嗚呼。周玉帥。倘因此事而民心盡死爾時中國更恐從此下台

# 人種談

鐵公

## (1) 人類發生之地

論人類之起源以現今之地理山海之形狀爲圭臬則大謬矣不知人類始發生之時山海之形狀決不與今日相同今請述之。昔時大西洋有大西大陸及印度與亞非利加相連之印度亞非利加大陸濠洲附近有南洋大陸有歐羅巴與亞非利加北部相連之歐羅巴亞非利加大陸今日之撒哈拉大沙漠多數學者云昔時元係一海然近頃謂非爲海者之說出余本不精地質學未知二說孰是雖然。若云撒哈拉大沙漠及戈壁大沙漠昔時皆海是亦未可知也

由是觀之。大陸之形狀時時變化若僅觀今日之大陸即謂人間發生于亞細亞之中

央否則發生于其西部耶蘇之經典誠臆譚也不寗惟是。乃云人類蓋發生于印度亞非利加大陸及南洋大陸則其庶幾近于理也吾信之

(2) 人類之元祖

人類之元祖誰乎吾烏乎知之無元祖乎何以有今日雖然。自達爾文之進化說出世界學者多從之若依黑克爾Haeckel(獨逸國人1834)之說則亞非利加之猿金漢智(譯音)及戈利拉(譯音)頭顱形狀之長狹與亞非利加之黑人及歐羅巴之白人之頭顱形狀相似而亞細亞之奧蘭格(猩猩)頭顱形狀之短廣與亞細亞人之頭顱形狀相似然則亞非利加歐羅巴之人與亞非利加之猿同先祖而亞細亞之人與亞細亞之猿同先祖也雖然反對此說者亦多見于一千九百年(光緒二十六年)出版莫爾利士之著書中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孫達里等于亞非利加發見之矮小人最近于人類元祖之狀貌反對論者固多然余淺學無有反對之論據也

(3) 人類發生之年代

人類者幾萬年以前始出世耶今日已不可得知矣在于北半球者自北部漸向于南

方人類發生以前即九十八萬年以前人類發生以後即二十四萬年以前二十四萬年以前之氷結時代者十六萬年間由今僅八萬年以前而已依此氷結時代今日之學者考察人類年代之次第歐洲在第二之氷結時代以前人類已有棲息之證據故惟歐洲之人類棲息較二十四萬年而前他若南洋大陸印度亞非利加大陸人類始發生之年代至今學者不能考

## (4) 人種別之標準

類別人種或以膚色爲標準或以頭顱之形狀爲標準或以言語爲標準或以頭髮爲標準然眞欲類別人種不可以一項爲標準須由種種方面致察之

何則、類別人種者至困難之問題也猶類別犬之困難馬者非僅 Species 之數馬類有尋常之馬有驢馬有基布拉(譯音)等稱然犬唯有一 Species 類別尚難則人類類別之困難當不遜于犬類別之困難也至于以何標準而類別人種則又更難

論人類之起源有數源說焉有一源說焉果孰是孰非乎然今日有力之學者多取一源說假定以一源說爲是則由此一源發出而跨于諸處更不知生幾多之雜種故人

種之類別實難

## (5) 頭顱之形狀

學者多唱頭顱之形狀可別人種之說則論頭顱形狀之學語不可不注意也請介紹之

頭顱由上見下之形狀有種種區別曰幅廣幅狹曰縱長縱短假如長百則幅八十或七十五縱與幅之差少則短廣謂之『布拉克雪夫亞利克』(Brachy Cephalic)縱與幅之差多則長狹謂之『德利可雪夫亞利克』(Dolicho Cephalic) Braky Cephalic 即短廣 Dolicho Cephalic 即長狹此皆學者一般之用語也此外尚有時用之學語依法蘭西之學者布祿加別爲長短廣狹如左之五者

1. Dolicho Cephalic……75.以下
2. Sub-dolicho Cephalic……75.01——77.77
3. Mesati Cephalic……77.78——80.
4. Sub-brachy Cephalic……80.01——83.33
5. Brachy Cephalic……83.34以上

然則第一最長狹第五最短廣他皆在其間雖然曰 Dolicho Cephalic 曰 Brachy Cephalic 皆學者一般之概示非用于精確之意義唯漠然多用長狹及短廣之意義概言之亞非利加之黑人頭顱之形狀長狹自稱爲最優等之人種「基德尼克」人等之頭顱亦長狹蒙古人種歐洲人及美國人謂其黃疫甚忌之而今蒙古人種之頭顱最短廣住于法蘭西之「塞爾基克」人種其頭顱亦短廣而「撒波亞」之人亦然支那人之頭顱純然不像蒙古人之短廣又不像英國人之長狹日本人之頭顱亦然「斯拉夫」人種之頭顱近于「塞爾司克」人種在印度北之「卡爾加士亞」「達基克」人等之頭顱亦然據一千九百年之著書「拉布列」之說長狹者爲亞非利加形短廣者爲亞細亞形亞非利加之黑人與歐羅巴之白人素同種歐羅巴之白人皆由亞非利加而出長狹頭顱之人先自亞非利加入于歐洲然後短廣頭顱之人自亞細亞而入占歐羅巴之中央部再依「拉布列」之說大別歐洲人有左之三種

(一)「條頓尼克」

(二)「亞爾帕英」(即塞爾基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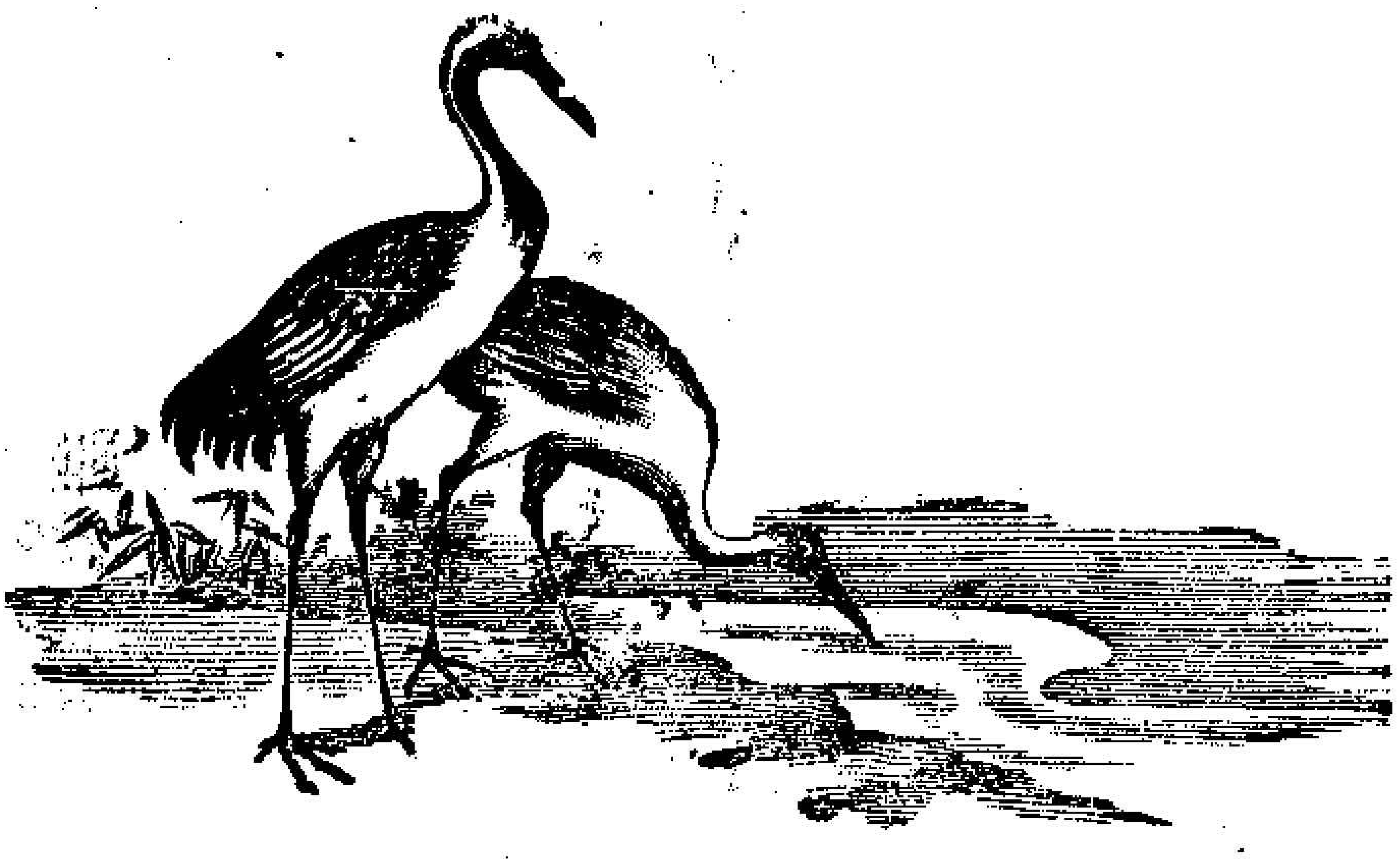
（三）「美基達列尼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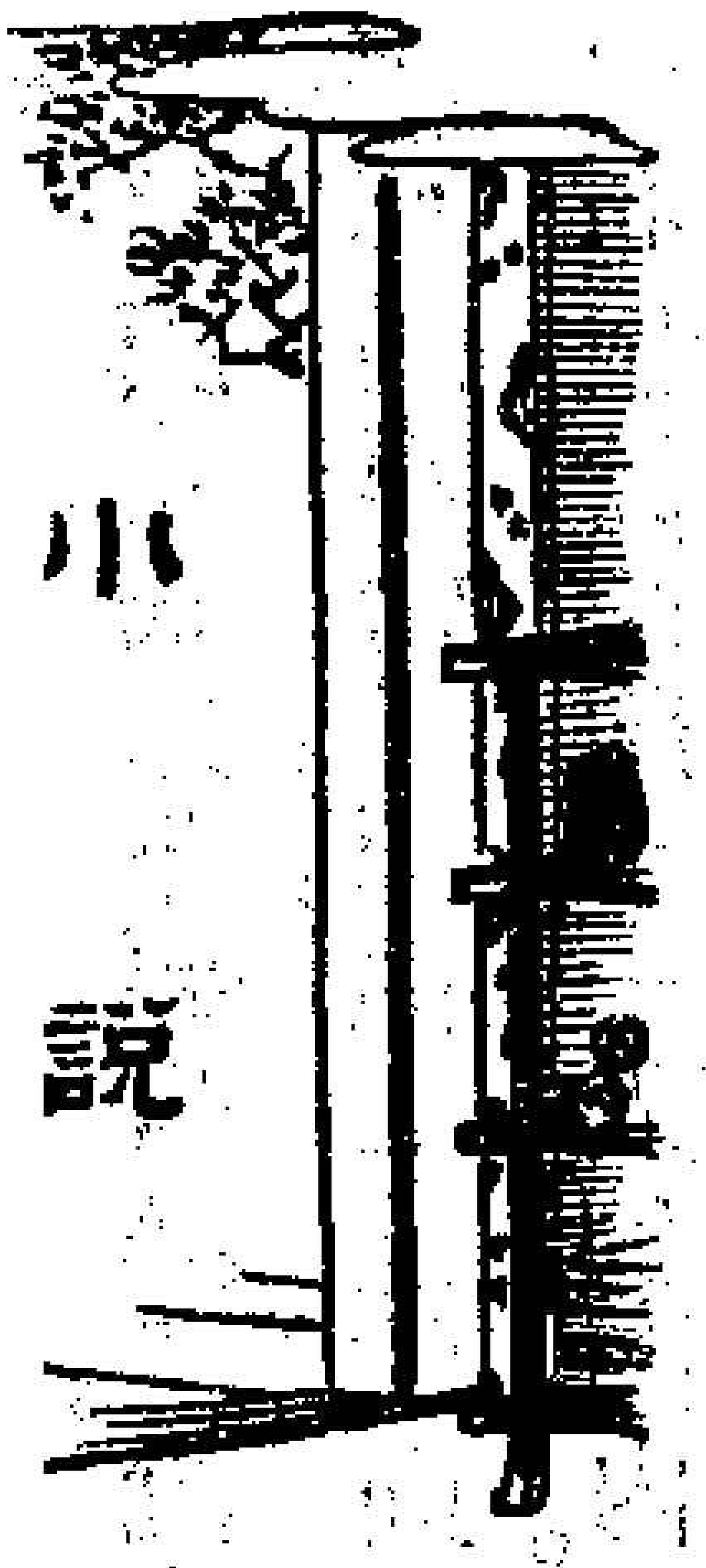
是也。第一第三其頭顱長狹即英國人意大利南部之人西班牙半島之人等是皆由亞非利加入歐羅巴者頭顱短廣第二之「亞爾帕英」即「塞爾基克」人種爲由亞細亞入歐羅巴者非侵略入于歐洲實占領無人之境也「拉布列」自云自己屬于「條頓尼克」人種故不認「塞爾基克」人之勇敢然「塞爾基克」人種當時實優于長狹頭顱之人故可知必自亞細亞侵入而奪其土地者也長狹頭顱之人果爲優等人種歟亦短廣頭顱之人果爲優等人種歟亞非利加之人果爲優等人種歟亦亞細亞之人果爲優等人種歟姑置勿論

（6）頭髮之穴

切斷頭髮以顯微鏡窺其穴有圓者有平者又有橢圓者最圓者爲日本人蒙古人最平者爲亞非利加之黑人及「新幾內亞」之「巴布亞」人頭髮之穴最圓則頭髮之形最直頭髮之穴最平則頭髮之形最縮或曰圓故直平故縮豈其然乎歐羅巴白人之土地被亞細亞人所侵略是白人即亞非利加種之血液與亞細亞人種之血液相混

同故歐羅巴人之頭髮其穴在于平圓之間即爲橢圓是故歐羅巴人之頭髮其穴橢圓而其形亦縮其縮不及亞非利加人「巴布亞」人其直及于亞細亞人是則爲亞細亞人所壓倒之印象也無論何種歐羅巴人雖皆無有此印象然而有印象者皆自以爲優等人種也






# 美人手

## 第廿三回　負約有辭嚴申勸諭　脫身無計强自加餐

香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却說那美人的影兒去後。馬車已走過了長堤。忽然前街大路上。有一乘馬車走過。瑪琪拖亞一見。認得是他母舅的馬車。車裡上坐着兩個人。乃是霞那同他保姆瑪琪拖亞觸記起。知道霞那此時。就是要到布倫公園去赴美治阿士私書之約。因想道。我不趁此刻先去題醒他。少間就說也無用了。夫人的遊興。不知要弄到甚麼時候。我不如改天再陪他。還是先辦我的正經事要緊。剛起了主意。正欲開口告辭。忽聞伯爵夫人說道。啊喲、前頭走過那乘馬車。不是令親圖理舍君的麼。車裡這兩位。可就是小姐霞那。同他的保姆麼。瑪琪拖亞見問。也不隱瞞。直答道。是的。他已去了。我此刻也要去了。

請夫人給我個人情。就在此告辭罷。夫人聽說。回轉頭。瞅了他一眼。含着點醋意說道。你要去麼。去那裡。去會你的表小姐麼。瑪琪拖亞道。正是的。我直白告訴夫人。因爲霞那此時。要去見美治阿士呢。我纔說過。美治阿士這個人是靠不住的。我實在不願意霞那被他死纏。免至受他所累。我與霞那是兄妹之誼。應該要勸勸他。故此刻想隨着他到公園找美治阿士。搶白他幾句呢。是時夫人覺然有點不安的景象。也不知爲的甚緣故。是否也疑起美治阿士來。抑或捨不得瑪琪拖亞離了他。只見他直挺挺的坐着。許久不發一言。隨後沒精打採的說了句道。你去了撇着我一個人眞是沒趣令兒你回去明兒可還來嗎我很望你來瞧瞧我啊一個剛膽的女豪傑忽然作這般柔情媚態的聲口看官、你道詫異不詫異呢。瑪琪拖亞聞了這一聲膩語。不禁心醉神蕩。欣然答道。我明天一定儘來奉望。今兒實在對不住。只是爲着兄妹間的義務沒法兒不得不要盡盡請夫人體諒我。我如今要告辭了。說着、便爲禮下車。夫人覺得含着一種失望之意。縱開了韁。那馬車轉了頭。便如飛的向府第歸去不題。如今却說瑪琪拖亞下車之後。急着脚向布倫公園跑來。一人到園內。四圍張望。只見霞那同他的保姆。在

那園角的鐵欄椅邊站着。東瞧西望。分明是等人的光景。瑪琪拖亞見了這個模樣。知到美治阿士一定負約不曾來。心裡想道。美治阿士那厮。眞眞是奇怪了。怎麼他約了這時候還不來呢。再又想道。他失約。霞那妮子。一定抱怨。趁此把他告誡一頓。諒他也易心息。因走近前對霞那道。美治阿士。已經被荷理別夫大尉捉去了。你在此白等做甚麼。你死心塌地的向着他。弄得一家都愁起來。你不明白。若是連我也不明白。只怕不知弄到甚麼田地呢。霞那見說。面色立時青白起來。鎖着眉頭。咽聲問道。你從何處聽得來。是美治阿士托你傳遞來的消息麼。瑪琪拖亞着實的回答道。我不是替他傳遞消息。我是特地來勸勸你的。你孰不如早些把美治阿士的念頭斷了罷。這個不是好人啊。你看他怎麼樣的無信。昨天是他自已堅約定今天。竟然連影兒也沒出現。這分明是他心裡虛。見不得人的憑據了。更有一件最可疑之事。今朝我在街上瞥眼碰見他。坐着一乘雙馬四輪車。很排塲。見了我。頭也不敢檯。把臉朝外躲着。若是他果無罪。何必這等瑟縮。況且他除了鈕扣。沒有一點臭銅。那裡坐得起這麼排塲的馬車。你說可疑不可疑呢。我諒他今且不來。定必因被我識破了的原故。他既露出許多破綻

再也沒得分辯如今又連信約也不顧你說這個人還要得的麼霞那的保姆在旁。也帮着口勸道。姑娘。你年幾輕。不知到世界的人心奸險。莫怪老婆子多嘴說一句。我看美治阿士。實在不是個好人啊。勸姑娘不如丟開罷。老等着也無用。請回去罷咧。是時霞那的面色。愈加青白得可憐。對着瑪琪拖亞道。哥哥、你說的雖然是。但照我忖度看他平日的爲人總是未必我有口也難言了也罷。讓我再等一打鐘如果他仍不來我便丟開就是了他若失約眞眞是出之意外呢瑪琪拖亞道。意外也好。不意外也好。你就是等到明天諒也無益但你的心不息且再等等待你絕了這點餘念也好惟是再過一打鐘倘仍不來你便要決決絕絕斷了念頭不可仍復留戀了說罷。霞那默然不答。總是凄涼。看看已又再過了一打半鐘。仍是渺無蹤影。瑪琪拖亞在園裡四處蕩畢。再復轉來。站近旁邊。只見霞那一種失望的形神兩眼含着一胞子淚珠兒久不久撲簌撲簌的漏幾點濺在衣上話也沒得說是時瑪琪拖亞同着他保姆。督促着要他歸去扶了他上車。這一種可憐的情形眞是虧了那馬車兒添上這萬斛愁也載得動後人有詞一首歎道。

調寄離亭燕

拚着和羞還住。紅透一梢花雨。綠草王孫歸也未。數遍夕陽遊侶。惱煞馬蹏兒。蹴散離魂催去。儂不怨天磨阻。只恨修篁低舞。端的個人交付汝。怎令飄零無主。怪底正芳春。偏聽杜鵑哀語。

霞那上車去後。瑪琪掩亞站着看他漸漸遠了。方自轉身歸去。心裡上想道。他從此把念頭決絕了。這也是一點好事。我也算盡了一點兒心。但美治阿士那廝究竟往那裡去呢。莫非適纔我所見的馬車。他就是要到火車站頭。跑向外國去麼。自沈自吟一路上猜度着。話分兩頭。如今却說美治阿士。自從聽說霞那變了初心的話。心中憤悶。跑了出來。自分今生已無復有與霞那再見之日。不意後來查悉霞那仍然把自己念着。因此復挑動情根。要想見見霞那。一訴衷曲。自從昨天送了書子。滿心滿意。預備今天相見。不料被荷理別夫陷入圈套。把他困在齋內。要出不得。大凡少年人的氣性。遇了事。必先拿出自己的氣力智力求對付他。及至氣力智力盤算過不能用無可奈何方

「始。絕。望。方始。憂。懼。美治阿士當時被困。也不愁。也不哭。一意想設法逃脫。將室內情形相度。見一面對着屋裡的中庭。其餘三面俱是厚墻壁。壁上只有一個小龕穴。美治阿士測忖道。鑽上這個龕穴。大約可以跳得出去。因拿了張椅子。墊着脚。往上一看。見這個小龕穴。圍着鐵條鐵網之外。又加了鎖。用力推了幾推。動也不動。知到無可下手。不得已復跳下來。跑過對着中庭這一便。想道、除非由這裡窗戶。跳下中庭再走。此外也沒有別的法子了。輕輕把窗戶打開。往外一看。見庭外圍着一帶高墻。就是跳了下來。插翅也飛不去。知到這間囚屋。是荷理別夫預先布置定的。不覺呆了半晌。看看三打鐘時候已過。知到欲踐公園之約。已無可指望。歎了一口氣。仰身躺在長椅子上。空自叫苦不迭。忽然轉念道。約。期。時。候。已。過。牢。籠。再。也。難。脫。霞。那。要。怪。我。也。定。了。我。已。無。可。依。戀。拚。這。個。身。有。何。緊。要。悶。他。做。甚。硬。着。心。閉。着。目。不。覺。魂。靈。兒。已。跟。着。睡。魔。去。了。過了一會兒。瞢騰間。聽得有甚麼響動聲。開眼看時。見電燈晃着眼睛。有一個執役人在桌邊搬運晚餐。正擺完剛退出去。美治阿士欲待不食他的。轉想道。這個軟監牢。不知困到何日。我若強制不食。後來熬不得。又食起來。豈不是矯揉做作。不如糊亂也喫點

子。喝他撤了罷。再又想道。我是個貴族公子。不可失了身分。何必任自菲薄把自己來蹧蹋。想罷、站起來。踱近桌前。見桌上放着一個叫鈴。因用手把鈴搖動。傳呼侍役人拿三邊酒來。不一會。執役人開了一瓶酒。用白巾包着。送到桌邊。注在玻璃盅內。默然復退。出去。美治阿士坐在椅上。守着照常食餐的儀注。端端正正擎着杯子。把酒吸了兩口放下。再拿起刀子叉子。慢慢的喫起來。約有半打鐘。食事已完。仍把叫鈴按了按。那侍役人便從戶外進來。一一收拾下去。復拿了一盒紙烟來。放在檯上。然後把門照常鎖着。美治阿士平日本來不大吃烟。此時耐愁不得。偏與那紙烟有緣。起來不住的拿來吸着消遣。忽聽得門外鑰匙之聲。又動門開處。又有一人進來。要知這開門的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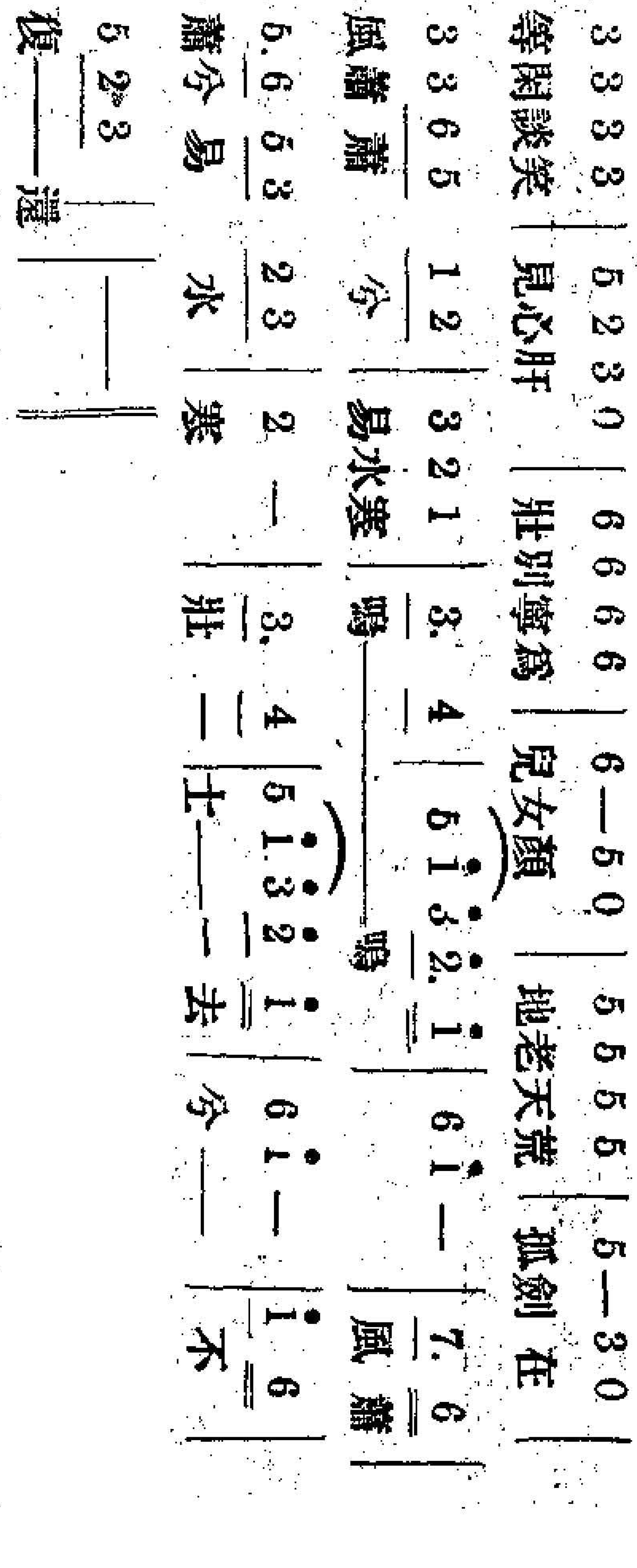
小說

瓜

# 飲冰室詩話

哲子以陽曆歲暮。聽講義於箱根。歸而以詩三章見示。吾讀之而有以知哲子道心之增進也。詩如下。」大地茫茫起暮雲。危樓孤倚海天昏。萬山擁翠來迎我。一月當空出照人。世上死生同逆旅。眼前哀樂寄蒼生。當年耕釣同遊者。知我今宵故國情」夢裏還家醒後疑。明明茅屋月光欹。山間老樹依然翠。水際漁歌更許奇。一世逍遙常自在。千年哀樂倩誰知。檻邊風物非吾有。舉目徒增去國悲。」五嶽遊還剩此身。偶然棲息寄高林。半山落葉披簾入。萬壑飛泉夾枕鳴。欲語名山中士好。須知浮海聖人情。求仙欲謝長生客。未許徐郎得避秦。」歐美學校。常有於休業時學生會演雜劇者。蓋戲曲

爲優美文學之一種。上流社會喜爲之。不以爲賤也。今歲橫濱大同學校年假時。各生徒開一音樂演藝會。除合歌新樂府外。更會串一戲。曰易水餞荊卿。其第一幕「餞別」內。有歌四章。以史記所記原歌作尾聲。近於唐突西施。點竄堯典。然文情斐茂。音節激昂。亦致可誦也。今錄之。「等閑譚笑見心肝。壯別寧爲兒女顏。地老天荒孤劍在。風蕭蕭。兮。易。水。寒。嗚、嗚、！嗚、！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解一　啼鴃。聲。聲。行。路。難。夕陽。雖。好。近。黃。昏。不啼。清。淚。長。啼。血。風蕭。蕭。兮。易。水。寒。嗚、！嗚、！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解二　天地。無。情。歲。又。闌。恩。仇。稠。疊。淚。闌。干。男兒。死。耳。安。足。道。風蕭。蕭。兮。易。水。寒。嗚、！嗚、！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解三　別時。容。易。見。時。難。我。欲。從。之。路。阻。艱。既。悲。逝。者。行。自。念。風蕭。蕭。兮。易。水。寒。嗚、！嗚、！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解四　右歌於席間酒酣唱之。前後皆唱俗樂。獨此四章拍以新譜。用風琴節之。每章前四句以扮高漸離者獨唱。其「嗚！嗚！」以下。則舉座合唱。聲情激越。聞者皆有躬與壯會之感。玆並錄其譜。




湘人有自署悔晦者。蓋烈士李虎村之師慈利之先達也。以譚瀏陽絕句五章見寄。亟錄以諗海內之敬瀏陽者。詩云。太行一脈走蝹蜿。莽莽畿西虎氣蹲。送我搖鞭竟東去。此山不語看中原」掌故羅胸是國恩。小胥脫腕萬言存。他年金饋如蒐采。來叩空山夜雨門」荒村有客抱蟲魚。萬一談經引到渠。終勝秋燐無姓氏。沙渦門外五尚書」文侯端冕聽高歌。少作精嚴故不磨。詩漸凡庸人可想。側身天地我蹉跎」文章合有老波瀾。莫作鄱陽夾漈看。五十年中言定驗。蒼茫六合此微官」悔晦原注云。右詩前一

文苑

首爲一題。後四首爲一題。今俱忘之矣。

悔晦並寄自作數十章。理想風格。皆絕流俗。讀之穆然想其爲人也。今次第甄錄。題東谿草堂圖云。吾孀聾世罟分作寂寞投君窮躭丘壑喜爲汗漫游月巖山峩峩。東溪水浮浮。各有宅五晦同在東半球飛甍一挂眼赤日爲之秋妙筆髯道人。今之李營丘。解及瓜分前圖君草堂幽狹幅萬里勢一一粗可求對此證吾國地廣物信稠方謂可自雄比例大九洲翻天十載事風潮鏇墨歐。公私到庚子糜爛不可收斬使獎羣盜謬言九世仇聯軍怒犯闕八國屯貔貅狼狽六飛狩空函丞相頭維時急黨獄君我同百憂失子孟郊悼土音鍾儀囚盆覆無可說缺裂看金甌泝自甲午還臺澎弃悠悠。膠威與廣九。彎割東南陬。眉火又西北。二藏危綴旒。主權一不保四鄰眈強侯遂激兩虎鬥破門爭占優遼潘痛我人犬鷄之不猶坎凶惴及溺盡然念同舟黃種將不種亞洲亦不洲怵懷波埃禍豈曰民無尤存亡匹夫責羅馬來軫適變法嘉富洱。許君彼一流。四十而講學。抑又黑拔儔。維新蓋公理。病夫行有瘳。願熟愛國力。與借前箸籌。根本之根本。急農農政修。次國民教育。勸工厲文矛。東谿一塊土。團體尚可謀。孤蹤帥天下合羣尊自由。茲亦三田町。日本君知不。展圖敬相謝。縱我商聲謳。

四

# 貴陽師範學堂日本教習毆辱學生事件（貴陽來函）

此函由貴陽郵局直寄本社。附一短札。不署名。殆學堂辦事人報告也。嗚呼。讀此而不扼腕切齒驚心動魄者。其爲無人性矣。不避繁冗。具錄全文。加以短評。俾知人之所以待我者何如。史記魏其武安傳云。今吾猶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將魚肉之矣。今中國雖弱。猶然國也。而人既以踐土食毛相責。來日方長。何以堪此。普告國中有倚賴根性之人。請視此文。 本社識

## 一來歷

### 聘二期教習始末

壬寅年。中丞鄧公設武備學堂於貴陽。聘日本高山公通金子新太郎爲教習。隨帶清宮宗親木籐武產爲普通學教習。以五月至省。時同人方謀設師範學堂。而苦無完全普通學與通教育學者任講授之事。聞湖南鄭君言。清宮木籐兩人。在武備學堂。功課甚簡。是可聘也。藻與福田乃先往訪之。復與同人訪之。數日而定議。主議者。高山也。立合同之日。同人皆在。藻告高山曰。僕等初辦此事。不知要領。幸教而助之。高山曰。諾。故課程表請教習代訂。章程學規。則商於高山而訂者。四年卒業。年添一期。而不言添教習。同人私意。以爲四期皆此兩教習所教。不過第三四年以舊學生助教而已。又第三四年添脩金。高山明言。此兩年功課較多。故應添數。於是同人信此意益堅。

事件 二

而不知彼此誤會。癸卯閏月。同人訪高山。告以二期招生事。高山問敎習何人。藻愕然。轉詰高山。且曰。僕等此事未經辦過。故傾心以聽命。若須添聘。何不明言。且第三四年加脩金何爲者。因指章程第七條問之。且曰。此中豈有添聘敎習之意。高山亦愕然曰。是吾過也。諸君信僕。與僕議而訂章程。誠有此事。然諸君誤會處。僕實不知。至第三四年添聘金亦常例耳。不足爲證。然僕未與諸君言明。實屬疏漏。少緩當有以報命。數日後。高山往訪于君。曰。樂閣下見詰。僕不以爲忤。然兩敎習辦武備師範。日凡四堂。若再加課。是必不能辦之事。且諸君辦此學堂果何爲者。豈以此事遂輟二期乎。岡山現尙無事。其學問在一期敎習上。若能添聘。僕當令其讓步。以答諸君。同人至此。已知前此之誤。然與學念切。不肯遂已。遂開議。卒定聘期一年。脩金月七十金。以一月脩金作酬勞。此添

聘岡山爲二期敎習之所由來也。今年二月。高山以戰事歸國。同人送別。問此後交涉事。高山曰。金子君在此。與僕無異。是月。有聘三期敎習事。仍託金子轉託高山。三月。藻與金子議續聘岡山事。金子轉詢岡山。言去就未定。至七月。藻得金子柬曰。請以初二日惠臨議岡山事。屆日。藻過訪。金子以岡山所草相示。則索加束脩爲一百 十元。外路費酬勞各若干。藻告以須照原議換約。不能增數。因携所草回。訪于君共議。于君亦言萬不能應。初八日。藻與于君訪金子。金子引一期增數爲詞。藻曰。一期事。去年抗議。諸君豈有不知。復指章程七條告之曰。依此議。則僕等應索一期敎習兼敎二期。今二期別聘。而一期脩金反增。僕等讓步。已至極點。奈何反以此致詰。金子與淸宮者無言。但曰。此高山大人之誤也。於是各散。然議續聘兩年。於原訂一月束脩作酬勞外。已添以三月

束脩作路費一條。翌日。又議。則情形一變。金子冷面向藻曰。章程七條。閣下舞文以欺高山大人耳。藻哂之曰。相欺與否。高山君自知之。諸君何輕視亞東阿思曼哉。（藻嘗問高山嘗否見土國名將阿思曼像。高山拂鬚曰。予思類我。藻常戲呼之。）且僕等引此條約。通情以相商耳。其實無與岡山君事。岡山君聘期就滿。續聘與否。增數與否。僕等自爲政。何必引此爲詞。然諸君既已見疑。僕不敢復言。于君從旁和解之。遂罷議。後復屢議未決。至二十四日。于君自野外歸。二十五日。金子又以書促答。于君覆書曰。束脩無力增加。去就惟岡山君意。此事從此窮斷。二十六日。忽有此事。

編者曰。甚哉。辦事之難也。甲午以後。人心思奮。敎育之論。遍於國中。獨吾黔僻處深山。風氣之開。又落人後。同志數人。不揣固陋。身當斯任。僅成一局。不圖未及兩年。忽起轇轕。雖曰客有來去。郵亭自若。而處事之不周。執事諸人。又烏能辭其咎也。雖然。此世界。交通之世界也。此國不能不與外國接。則此國之人。亦不能不與外人接。而最初對外之人。必不能勝任愉快。其勢然也。旁觀誹議。固不足道。而吾儕疏忽之點。則不得不向同胞宣示之。方今求學西難東易。兩國交通。來日方長。不知其人心。不能與共事。則吾儕此事之失。正可供諸君作覆轍觀耳。

## 貴陽師範學堂日本敎習毆辱學生事件

二事件

第一柬

堂上學生諸君。刻接駐渝領事電云。大戰後昨取遼陽。我輩在黔日人。不勝欣喜雀躍。骨動肉飛。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兩日停功課。以祝日本帝國萬歲。

第二柬

日軍已大捷。盡來言賀。汝輩聞此言有何心。武備學

堂學生。欣喜躍來於我處傾大杯。若有心。撰一二人來同飲徹此夜。師範學堂御中清宮岡山

學生答柬

各位先生鑒。聞貴國戰勝固深喜。然反觀我祖國。則又甚自愧也。爲貴國賀。爲祖國悲此正我等學生飲泣之時。非飲酒之時也。師弟情篤。敢布腹心。此請道安晉賀大日本帝國萬歲師範學堂學生啓

第三柬

爲祖國悲之學生。予前言停功業二日。僕大悔之。依改前言。明日以後有功課照例。

第四柬

僕前言明天以下有功課。此事明白否。若明白。當送名片。無名片。要送自已寫的名字。今接諸君之聲。何其傲慢。昨日僕有所述。請體之。師範學堂諸君岡山

學生答柬

聞各位先生已悟學生等之心。竊喜此心得坦白於各位先生之前。然學生等此來。求學也。非爲交遊。故皆無名片。祈諒之。敬請各位先生鑒師範學堂學生啓

記事

據學生言。二十六日。岡山教習上講堂。教東文易解。尋常每堂教三四頁者。今日教十三頁。學生等多不能領受。莫解其故。夜八點鐘。來第一柬。學生以其但有告詞。領受而已。少頃。來第二柬。學生作書答之。教習復命人來言必須一往。于是劉棨張友棻雷述同往。方入飯廳門。岡山教習躍起。罵曰。汝等非人也。揮拳擊劉棨。棨讓開。張友棻適在其後。因又擊友棻。友棻亦讓開。劉棨上前申訴。於是又擊棨。復以脚踢之。眥不中。乃奔出至各屋作搜尋狀。清宮教習在坐上大罵。劉棨往見余子教習。欲問明緣由。愛甲教習在

旁。搖手大聲斥之曰。汝輩不好。我不愛聽。岡山敎習反身入。搏漱盂中穢水。作欲潑狀。復置之。雷迹又入。清宮敎習大聲呵之曰。汝老人也。何以不規戒彼等。使無禮至此。雷迹故吶。至是更氣結莫吐。岡山敎習遞推之曰。出。出。勿久駐此地。於是劉堃張友棻雷迹皆出。(以上學生言)。金子。愛甲。武備學堂敎習。清宮。師範一期敎習。岡山。二期敎習。劉堃。雷迹。一期生。張友棻。二期生也。十一點鐘。三人入城。叩總辦門。不得入。叩藻之門。藻已睡矣。披衣起見之。三人述以上事。各痛哭曰。東省戰爭。豈我國可喜之事。今敎習乃欲吾輩强啼爲笑。豈我輩眞心亦不得自主乎。藻沈吟少頃。問之曰。諸君視敎習何如人。咸曰。溫雅人也。然今日實異尋常。藻曰。是酒之爲害也。以此介學生。誠屬難題。即使吾爲諸君計。與其得罪國人。無甯違敎習意耳。然不俟事理分明。遽行毆擊。豈文明人行徑。諸

### 貴陽師範學堂日本敎習毆辱學生事件

君且休。吾當訪敎習辯明之。次日詰朝。岡山來東。約與于君兩點鐘至學堂。藻即訪于君。告以是事。于君所見與藻同。屬即訪敎習一談。七點鐘。藻至學堂。則學生星散。惟三期生二人在。告藻曰。此事不決。同學中無願留者。藻慰之。恐學生之自外來者。守候于講堂。因書壁上告以停課。即訪日本諸君。則皆睡去。因留柬曰。講堂非談判地。下午當至貴公館奉敎。遂還。下午再往。與日本諸君議於岡山君之寓。其所言。即下篇之所記者也。日本諸君。金子。愛甲。岡山。清宮。及岩原大三郎也。

三面議

二十七日

學生信一節云。爲祖國悲之。非飮酒之日。(岡山提議)

滿洲一帶被俄國蹂躪。中國無擊退之力。故大抱怨

專件

聲。憤懣切齒。幾年於此。今敝國處于東亞。舉兵伐俄。遂敗其所佔據之遼陽。爲貴國者。欲不喜豈可得乎。宜矣。昨接滬電告之大方也。齊言喜不已。然學生何意爲祖國悲之。師範學堂。所造就師範於世之人處也。當以維新先覺自期。不通世故。專爲學問之奴隸。豈可不爲中國悲乎。(岡山)

僕所謂世故者。與時務有別。因時制宜。此時務也。與人交接。逢迎阿合。此世故也。故與貴國學者所指者不。(樂)

遼陽爲敝國地。敝國不能取。而貴國取之。此事兩相比較。敝國何其弱。而貴國何其強。所謂爲祖國悲者。悲我之弱也。若徒以貴國代取之而遂大喜。設貴教習呵之曰。汝支那亦人也。何無能至此。則將何以自立。故僕謂學生之自悲。學生之有恥也。(樂)

至于謂其傲慢。則此非一身之問題。而一國之問題也。一身者。暫屈以求伸。或可也。若屈本國之人心。以隨貴教習之喜怒。僕謂此眞奴隸也。(樂)

悲自國之弱。專恥之。不想及他國之助襄。故賦而不來。理不當然也。敝國知貴國之弱。代伐俄。中國之人孰不喜之。徵之學生平日之言。連戰連勝。其所喜者。故談一及戰事。喜聞之。然至昨夜之事。是與學生平日之意不相合。且其所言都傲慢。非弟子對師之辭也。凡個人與個人相逢迎。豈懷抱傲慢之志而可乎。不獨一人一身。國與國相接亦然。豈不然乎。僕對學生萬無以私心屈伏學生。亦從理而已。昨夜賦而不喜來。即不願用僕言者乎。學生唯依已之意而不聽師之言。即恐爲奴隸者乎。(岡山)

昨夜告學生云。得遼陽之大捷。依停課二日以賀敝國。又云。來此處共飲酒。學生不肯之云。爲祖國悲之非飲酒之日。僕乃與書云。學生已爲自國悲之。無復

停課之要。改前言照例有功課。本欲停課者。出於中日同賀之意也。然學生之意如前陳。則學生當喜有功課也。僕今早臨講堂。學生無一人在堂者。門口有牌示云。停課俟議畢再知會。此事出于何人之意。若有停課之意。當豫告僕。而隨意隨便停課。最爲不可。不知其所議何事。(岡山)

敝國之學堂。司學生之風紀者。監督也。敎習者專在講堂授課程者也。〇敝國之弱。而得貴國之助。理當感激。然所謂感激者。豈附和之謂乎。應奮力自强。以求副貴國之期望。若見貴國人而皆崇拜之。豈貴國望敝國之意乎。〇傲慢固不可。然昨夜之書。僕見之。不過自表其意。以陳明於敎習之前耳。若以此爲傲慢。則學生在敎習前。無自陳之權利乎。〇學生今日不上講堂。係因敎習不體查其心事。而毆辱之。彼等謂有罪自有罰。非可毆辱也。因全班散學而去。蓋

## 貴陽師範學堂日本敎習毆辱學生事件

上字。僕所書也。因早有字與金大人。言在貴公館見。故不須上講堂也。至所議何事。則閣下與淸宮閣下有字與僕及于閣下。豈遂忘乎。且閣下欲責學生。則遂責事於講堂何意。講堂授課之地。非與議事交涉之地也。(樂)

係學生之事。商議之學堂。有何不可。(岡山)

敝國之弱。在國人不知有國。此貴國學者之所大聲疾呼。警醒敝國。今三五年託庇貴國之文明。敝國人漸明此義矣。今學生能知愛國。我意貴敎習見之。喜曰。汝小子雖不知世故。然能知有愛國之心。尙可取也。若從而責備之。則此數人者。豈不曰。我以愛國而受責。然則愛國之說。不可信乎。在有識者曰。我以愛國受責。雖辱猶榮也。(樂)

生等每到公報之時。報於大方紳士處。此時大方紳士猶爲祖國悲乎。(金子)

專件

對于貴敎習之謎公報而悲。固無人。然對之而大歡。亦無人也。即有之。是不知自省者也。且感情者相觸而發。貴國人淡然處之。僕等亦不覺。但內媿耳。若貴國人大喜。則相形之下。敝國人能不悲。樂前年訂學課時。高大人意亦言。中國自有孔孟之書。倫理學已足用。故不別設科。此章程所刻也。然貴敎習不棄精神敎育。僕等豈不感激。但實不知此意。豈特學生不知。僕等亦不知也。此答金子言席上招飲爲精神敎育。)

不知敎習有意思。是一層。知敎習有意思。但不知是何意思。是一層。學生是前一層意思。以爲敎習招其飲酒耳。敎習招其飲酒。固可以已意告明敎習而不來。然知敎習有意於精神敎育。則雖不願意亦當來。(同上)(樂)

敝國巧言者多矣。今正以直言敎人。豈肯令其習油滑一路乎。(樂)

直言善。僕等之意。非以直言爲傲慢。直言中語調傲慢。(岡山)

心之所欲。口中言之不取巧。是謂直言。(樂)

惟任心放談。揚己抑人。無自牽制。即傲慢。但是一警己。(岡山)

揚人。其語調不善。則反抑人。往往有之。(岡山)

大意

一、當精神敎育之任。

精神敎育與各學科不可相離。除精神敎育專敎各學科。萬不能。

二、昨夜之事。不能以爲善行。宜加相當之罰。使謝罪以改悔。

三、傲慢彼此異見解。僕等七人。以昨夜之事。認爲傲慢。(岡山)

第一、指精神教育在倫理學之外。僕所不知。若如教習言。則課程應改訂。○且昨夜席上招飲。僕等不能認為精神教育。

第二、昨夜之事。僕等以為學生自陳意見。而教習以為傲慢。是賤視敝國學生之人格也。僕等以為非是。○學生既非傲慢。而又受擊。何尙有謝罪之理。

第三、請兩位教習由敝國歷史中求之。始知此非傲慢。(樂)

閣下與僕等二人見解相殊。此事如何辨論無相合者。故此事不決定。不開功課。以待決定之日。(岡山)

此時即命開課。亦無學生也。○僕之意先將學生集合而問之。再有以告閣下。(樂)

四函議

二十　致岡山君(七月二十九日)

貴陽師範學堂日本教習毆辱學生事件

岡山先生大人閣下。云云。(但存條件。信未存稿。故闕。)

一、毆辱學生。是蔑視我學堂也。應向總理謝罪。

一、教習教授普通學。如課程表。其外別無責任。

一、教習與學生之關係。僅學堂教授功課。此外別無交涉。(若學生不知此例。自求與教習交涉。則教習可拒絕之。)

一、學生對於教習應有如何儀式。請教習寫出條件。令學生自揣能否認行。既認行則不得違。有違者。教習訓戒之。然條件上所無。則不得責備之。

一、教習毆擊學生。學生不認為教育。而認為無禮。不能照行。則學生散學。僕等亦不加挽留。

聘教習之期限。於本年九月十五滿限。僕等照合同辦理續聘之事。本未議成。故作罷論。

學生自陳書

專件

二十六日八點鐘。岡山教習著人送字來學堂。字云。刻接駐瀋領事電云。大戰後昨取遼陽。我輩在黔日人。不勝欣喜雀躍。骨動肉飛。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兩日停功課。以祝日本帝國萬歲。據此字之意。則不過示學生等以停課之由。并未有令學生等賀喜之明言也。不逾一小時。清宮岡山兩教習又來字云。日軍已大捷。盍來言賀。汝輩聞此言。有何心。武備學生欣喜躍來於我處傾大杯。若有心。撰一二人來同飲徹此夜。學生等於此時。人人皆有悲祖國極弱愧不能引兵助日本之感情。是以飲酒之事。人人皆不願意。且教習來字中明問學生等聞此言有何心。故學生等將不願意飲酒之心。作回字陳之云。聞貴國戰勝。固深喜。反觀我祖國。則又甚自愧也。爲貴國賀。爲祖國悲。此正學生等飲泣之時。非飲酒之時也。師弟情篤。敢布腹心。此學生等因教習問故。而明答以自巳之感情也。并未有稍涉傲慢之言也。乃教習大怒。著人來催學生等迅速至公館去。彼時學生中劉望雷述張友棻三人同去。一至公館。岡山教習便起坐。無禮毆擊。各教習亦皆不許辯論。鬨聲辱罵。稍時。劉雷張三學生回堂。岡山教習又著人送字來云。爲祖國悲之學生。予前言傳功課二日。僕大悔之。依改前言。明日以後有功課照例。又復著人來云。學生之意思。教習已明白。且要學生等之名片。學生等無名片。回字云。聞各位先生已悟學生等之心。竊喜此心得坦白於各位先生之前。然學生此來。爲求學也。非爲交游。故無名片。祈諒之。逾時。岡山教習又來字云。僕前言明天以下有功課。此事已明白否。若明白。當送名片。無名片。要送自巳寫的名字。今接諸君之聲。何其傲慢。明日僕有所述。請體之。學生此時實無名片。故用筆書寄宿諸生之名。令其來人持去。此二十六夜

十

詳實各節也。今學生等皆以爲岡山敎習第一次來字。幷未有令學生賀喜之明言。第二次來字。則明問學生等聞此言有何心。故學生等據自已之感情答之。此何傲慢之有哉。至於岡山敎習毆擊。則學生等詳察章程內。但有敎習令學生退學及訓戒學生之條。毆擊之事。則章程內所無也。岡山敎習如此之舉動。學生等皆以爲是輕賤學堂。卑辱學生也。是以不願忍此大辱。靦顏再上講堂。此學生等 退學之所以然也。敬求總副辦先生鑒察。師範學堂學生公啓。

致清宮君(七月二十九)

清宮先生閣下。前日之議。所謂不決議不開課者。先生亦表同情否。其實先生在一期。與在二期之岡山先生。於此事關係頗淺也。一期生雖已退學。然倘好商量。但須訂一敎習待學生之章程而已。

清宮答書(七月二十九日)

業副辦大人閣下。

一、前日之議未決。故未便議開課。乃不開課。弟亦同岡君。

二、事件者。弟與岡山君其關係同一也。

三、一期生雖已退學云云以下有不能十分解實意之處。故少闕疑不覆。

今朝來示云。下半天來見。弟等今正待大駕來。敬茲覆申。

致清宮君(七月二十九)

清宮先生閣下

一、前日之事。閣下未曾毆人。故僕等以爲與岡山先生有分別。今如來信。則同決議可也。

二、此事俟兩先生答後。方能再議。蓋僕等上書倘未知兩先生之意見如何也。

三、先生所謂不分解之處。係與僕等致岡山先生

專件

第二三四五條同。

四、僕等前信言下午送信。非言來見也。俟接答信後。商量好。再訂期見也。

僕等此言。非有爭意之存。顧全敝國之國體。尊重貴國之文明。以求合於公理。而免將來再生事故而已。幸俯察之。

岡山答書(七月二十九日)

答令晨貴札

一、遼陽之役。日本得大捷。為中國為日本須賀之。決非為祖國悲之之日。而學生之懸之者。侮蔑大日本帝國在滿洲所取之行動。且背反中國政府所取之方針也。如此學生。不願盡力於中國者。即中國之蠹賊矣。不啻以為然。仇視日本善鄰之盛意者矣。學生若為祖國悲之。何以能賀日本之捷。學生之所謂賀云者偽也。何則。不見其賀意於行為也。如悲祖國之學生。其心甚萎縮固可知也。打破其萎縮心。為使其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發奮興起雄大剛毅之心。訴於腕力也。處如此際以腕力。固屬教授範圍矣。然而有何由謝罪總理。總理當自謝罪我也。

二、教習科程之外。照章程第五條學規第八條第九條。有責任。

三、欲通世情。嫻禮儀。講堂以外。宜使交涉應酬。從來已交涉應酬。董事已悉之。何至今日論難之。

四、學生對教習之禮儀。宜重之。

五、學生今日以後。尚有難濟度者。必訴於腕力。

六、聘東聘我與否。任其所欲。我之應聘與否。亦從我所欲。

代舌陳見

這回之事。雖曰教習對學生之事。然亦為在黔日本人對貴陽師範學堂之事。因此以教習之資格商量。

亦以日本人之資格商量。
一條、倫理教育。由教育者說被教育者倫理思想未發達者以倫理之道者即是也。而被教育者之實踐與否。無監督之權利。亦無使其强行之權利。精神教育教育者。以所教於倫理學者。使被教育者實踐躬行。且就日常所取一切事。欲教育者所見聞。擧是非美惡。指導訓育被教育者。使其中心自悟以期實踐者即是也。故倫理教育與精神教育。判然自有別矣。
二條、精神教育與各學科。須常相待教授。决不可相離。今擧其一隅例之。如就地理學教滿洲地方。先惹起中國歷史觀念。次說滿洲地勢。終教目下形勢。而教各國都府生產業。（指農工商各業）先將其情形與自國相對照。次說生存競爭之結果。終以涵養愛國心。就理化學激養



氣電氣。說原理。及應用。由人智之長進人工之巧妙。而使知必須於國家文明以自衛。是爲教授法之大略。故精神教育與各學科不可相離。宛然輔車唇齒矣。且精神教育人之根本也。各學科其枝葉也。枝葉之繁榮。必須於根本之培養。不可不察也。
三條、日本人曰。中國人無愛國心。故不可不發揮愛國心。今學生爲祖國悲。爲其教習者不可不喜之。是閣下之言也。然學生爲祖國悲之言。應發於昨年滿洲之事决裂之前者。今也日本欲保全貴國。固東亞萬世之基礎。發興仁義之師。大戰後取遼陽。爲東亞人者。已在其土。已食其土之毛。豈可感奮而可已乎。而同洲同種同文之學生。特悲祖國之弱。不顧於日本之義。爲其言不能出自東亞人之口。學生雖悲祖國。其愛

專件

國心之不眞正明矣。學生者有眞正之愛國心。雖悲其祖國。然扶其祖國之日本之義。必不可不顧而喜也。而學生投日本人張宴歡喜相賀之中。以爲祖國悲之。非飲酒之日之言。故毆打之。毆打。即促其自省之義也。若此役日本遂不能取遼陽。俄人據遼陽奪滿洲。則學生大喜之乎。如學生之言。當喜之。如此者。中國之賊蠹也。東亞之蠹賊也。豈有詢詢千言敎之之遑乎。苟處此際之手段。無于毆打之外也。

四條、師範學堂師範於世之處。其學生之德行學識。在中等社會。則必需爲師標。必需習熟世情。獨有學識。不通世情。則欲行事天下不可得。又何以能用於世乎。今接遼陽大捷之報。義當來賀。而不特不來賀。敎習呼而猶不來。遺書曰爲祖國悲非飲酒之日。此言侮辱敎習及日本人之最甚者。彼學生非傲慢。安能出此言。如此者。斷不能師範於世矣。

十四

五條、以樂閣下之明識。辯明這回之事。必不可不適合事理。然其所言。悉是非理非道。而枉自已理想。專庇護學生。左袒學生者。立敎習學生之間。辨事之赤誠。絲毫無之。如此。則再後振作師範學堂。造就有爲人物。到底難矣。此故閣下如此之心。必須翻然改之。

在黔日本人同言

觀學生之自陳書。何其言之狡且巧也。曰據自己之感情答之。此何傲慢之有哉。世豈有如斯之理。其感情眞則可也。學生等所强言之感情。決非感情之眞者。對於日本人挾敵意也。以何言之乎。遼陽之一役。淸國人亦當喜之事。然而曲自已眞正之感情。曰爲祖國悲非飲酒之日。學生等飲泣之日。當在日俄戰

事之前。何在今日而爲言如斯。是曲自已之感情衒愛國心也。對於日本人挾敵意。對於祖國衒僞愛國心。非傲慢而何。非僞感情而何。處此等學生之道。不要千言萬語。直以腕力懲之戒之。是訓戒教授之範圍內也。何言輕賤學堂。何言卑辱學生。强言亦甚矣哉。

致金子君（七月三十日）

金子大人閣下。讀貴國人意見書。知岡山先生竟不爲僕之赤誠所動。而諸君更以不誠見責。感歎無已。此事瞭言之。直是師範教習不應拳毆學生耳。今必冥搜學生可毆之證據。與教習不得不毆之原因。縱極能辯。要之於貴國之文明教育。終不能合也。諸君明達。何乃至是。無乃僕之戇直。有所觸怒。以致諸君不能自止乎。此事若在曩日。僕料尊意必不如是。尊重貴國之文明。與兩國之交誼。尙祈力顧大局。勿爭小端。是所切禱。

致岡山君（七月三十日）

岡山先生閣下。讀來書。知僕之苦衷。終不見諒。又從而督責之。竊歎先生之非計也。夫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酒後失誤。一言可解。而必力爭之。以爲是有意識之舉動。毋乃有累盛德。公理之下。不能苟合。而一年之相處。豈能無情。故敢私布腹心。尙望稍平盛氣。

答貴國諸君之意見

一、論遼陽之事。中國應有如何感情。

遼陽者。東三省地。東三省。敝國之地。敝國不能守。而貴國代爭之。敝國之政府。與貴國如何交涉。非僕等所知。然普天下臣民。必自引以爲恥。何也。同一人也。貴國人能代人戰。而本國人不能助政府以自戰。此四萬萬人無能之所致也。前者因 其無能。而 始皇 皇焉以求智識。以希

他日自強。此敝國興學之原因。亦師範學堂之所由來也。然此時則尙無能爲。坐視俄人之侮我而莫能拒。則自愧自悲。實人情也。悲者。悲我國。非悲貴國也。此何與貴國事。而來書言對貴國有敵意。此何爲哉。如岡山先生之言。將令敝國四萬萬人。終身依賴貴國。而不求自強。而始謂之好學生乎。即不然。心中雖自愧自悲。而對於貴國人。必揜飾其眞感情。僞爲喜容以欺人。而始謂之好學生乎。果如此。則此學生者。終身依賴貴國。而不依賴本國。終身隨貴國人之喜怒。而不因本國情勢以爲喜怒。則僕等造就此學生。果何用哉。蓋如此之言。則是受貴國敎習之敎育。而遂化爲貴國人矣。如岡山先生之言。則是把持敝國人之良心。有言愛國者。則指之曰。此對於日本而有敵意也。此僞飾也。是不顧見敝國人之愛國也。豈貴國上下之盛意哉。

二　論學生愛國心之眞僞。

來書言學生愛國之言出於僞飾。又言日俄未戰以前。何以不聞其愛國之言。夫有愛國之心。何必喋喋然陳於先生之前哉。至此次之對先生有言。因先生問之而始自陳也。若先生不問之。彼固不能向先生以自炫也。僕謂學生愛國之心。根於天性。因時勢而激發。因先生問之而有言耳。不能言何時爲有何時爲無也。僞飾之言。強加學生以惡名也。○俄人據遼陽而學生喜。請問此於何見之。蓋學生之悲。自東省淪陷時起。至今未釋也。

三　論此事無關於貴國人全體。

此事。個人之交涉也。因岡山先生醉後毆人。無以自解。乃加人以惡名以求勝。而乃曰對於日

本而懷敵意。又曰辱日本人。何哉。夫是非之端。辯之不明。付之公論。可也。若諉之於大衆。是公理不足。而欲訴之於勢以求勝也。僕等卽弱。終爲勢所屈。然是非之辯。終不可誣也。

四　論精神敎育。

精神敎育。雖如諸君所言。亦不過授課時有之。與席間招飲之事無相涉。卽貴國敎習於授課之外。尙有精神敎育。然敝國人不願學之。何也。兩國風氣。不能强同。宜於貴國。未必宜於敝國。所望於貴國者。敎習科學。而非精神敎育也。敝國自有精神在。蓋第五條卽孔孟之學。卽敝國之精神也。第八條第九條。非敎習一人之事。且幷無用腕力之言也○師範學堂以董事爲主位。敎習所聘也。學生。所招也。全權在董事。分與敎習者。敎授之任耳。課程之良否。敎習之聲名係焉。至學堂之有無成效。董事有其權。卽負其責任。與敎習原無關。

五　論用腕力。

岡山先生言學生不合。敎習卽訴之腕力。此僕未之前聞也。僕所聞者。西例。官立學堂有此事。則敎習不能再入學堂。公立私立者。則敎習向被毆者之父母謝罪。亦有罰銀數十元者。訴之腕力。或者貴國有之乎。抑貴國無之。而岡山先生獨有之乎。先生獨有之。則眞敝國學生所不及料也。蓋此特別之敎法。各位敎習未嘗向敝學生聲明。前此亦未施之敝學堂學生也。

六　樂氏是非。

諸君謂樂氏有罪。亟宜自悔。藻果有罪歟。卽當謝罪。不容怙惡也。果其無罪。不能畏勢而辱公理也。要之藻之有罪無罪。係乎事件。事件之是

非既明。刪藥之是非亦自明矣。
總之。僕等之尊敬致習。以其文明也。醉後偶誤。本非大過。謝罪而改。此聖賢之作用也。即或不能。亦惟有決之於文明之談判。不能決。則請公平者以判斷之。再不能決。則付之公議。以待天下之評論。不可任一己私意。以求非理之勝。亦不可為一人之小過。而致損國家之名譽也。故僕願諸君平心靜氣。盡化彼我之見。而一以公理決之。是所深望也。

金子君答書（七月三十日）

樂大人閣下。來示備悉。然僕竊悲不能認閣下有亦誠辨此次事，精神教育之法。用肉棍與否。看時與地與人而後定。僕亦尊重兩國之交誼。故有此說。

岡山君答書（七月三十日）

樂大人閣下。奉教感歎無已。僕若有過。應拜芝眉。頓首謝罪。惟未有過。而責以有過。責者豈無罪哉。請莫以中人臨於我。中人之多文過遂非。世界已有公言。又請莫以已過賣於人。僕之舉止與議論。公平無私。未出軌道之外。恐閣下無能看破之也。

日本諸君答書（八月初一日）

一　論遼陽之事。中國應有如何感情。

來書云。敝國政府與貴國政府如何交涉。非僕等所知。然諸君已以中國先覺者深自任深自負。然而不知兩國交涉始末。何面目而議論於僕等乎。悲與賀之論。既盡於昨日岡山氏所辯第一條。男子不為屑復言。又學生言賀日本萬萬歲。而不見之行為上。樂大人亦言今日不喜遼陽之捷。日本若取遼陽還於我則喜之。是疑日本政府宣言之甚者。非挾敵意而何。又言如岡山先生之言。將令敝國四萬萬人終身依賴

貴國云云。是何等譫語。岡山氏未嘗有如斯不祥之言也。

二　論學生愛國心。

愛國心者。背反中國政府方針者之謂乎。其愛國心之僞。看於前言與昨書明矣。無復喋喋呶呶之要。

三　論此事無關於敝國人全體之事。

貴言云。此事個人之交涉也。因岡山先生醉後毆人。無以自解。乃加人以惡名以求勝。此言悞之甚者。其決非個人交涉之事。請閱本信第一項所陳之言。無復贅辯之要。諸君以謂此次之事。岡山氏醉後舉動。其夜僕等五人一同未及醉。毆打之事。僕等一致之意。豈獨岡山氏一人之見而已乎。又豈有醉後之過乎。又豈有過乎。

四　論責任與精神敎育之事。

一五條提案中云。敎習課程以外別無責任。故昨引章程細辯之。而諸君今悟前非。認僕等之言。改過如日月之食。非諸君之聰明。焉克至斯。惟有不可不辯者。章程所有敎習之責任以外。敎授之全權在敎習。課程敎授。精神敎授。兩者不可相離。敎授之意義。非獨課程敎授也。章程所有責任以外。學堂維持等各般事務。固諸君之權利。而又責任也。敎習責任與董事責任。自是異。請再閱昨書。　一、諸君云。精神敎育者。敝國人不願學之。僕等所謂精神敎育者。非關兩國風氣如何而左右者。孔孟之學者。精神敎育之一部而已。僕等昨已辯之。想未解精神敎育之義乎。請更閱昨書。　一、師範學堂董事爲主位與否。僕等不要聽。

五　論用腕力之事。

## 專件

令學生自省以腕力爲懲戒手段。因時與地與人而定。西自是西。中自是中。中西或有相合者。或有不相合者。不可必援西例於中國辯是非。無可打之道。豈妄打乎。

六、樂大人是非之事

不究構成事件之原因。專就其結果論辯。未可認以有公理。樂大人未以此心妥辦。此故有責己薄而責人重之弊。欲免此弊。須要究構成事件之原因。然後論及其結果。

天下之公論。僕等所願諸君付之公議與否。從其所欲。不亦可乎。筆札之論甚顯。明日午後。或明日之翌日。諸君有暇。請枉駕。諸君若無暇。僕等到諸君之處面論。不知肯不肯。以學堂爲談判地更妙。

答日本諸君（八月初一日）

---

二十

來書言丈夫不爲屑復之言。僕等亦知之。今請以單簡之言進。諸君諒之。是所望也。若不見諒。僕亦從此捫舌。不再奉教於諸君矣。訂日面晤。爲談判乎。則語言不通。轉不如筆談之通暢。若另有別事。必須面談。則請明言其故。以便覆答。幸鑒之。

敬答在黔日本諸君。

讀來書。情形與前又異。前猶辯論。今則一味是己非人而已。請以簡捷之言表明之可乎。

一 遼陽事。敝國與貴國交涉。自有外交官。僕等不能越權。但可以私人之感情相處而已。

前書云。非僕等所知。知字有責任之義。如知府知縣之類。

學堂與諸君交涉。自有董事。學生無此資格。

不辯之言。岡山君未爲之。而其意則如是。何也。

岡山君不許學生爲祖國悲。而令其隨貴國人

之喜怒也。
不喜遼陽之捷。僕未爲是言。
貴國宣言書。敝國政府未宣布也。

二 前書詳盡如此。而尚有言。是非可論者。

三 醉後毆人。僕謂岡山君偶誤耳。今如來書。始知爲諸君有意識之舉動也。
貴國在黔諸人。以敎習之資格。應聘於敝國耳。非貴國簡派公使或領事也。即與僕等交涉。亦不過私人交涉而已。僕等非辦交涉委員也。關於全體之言。僕所不解。
兩國之事。可以私人之感情。私相辯論。未可認其政治上有効力也。

四 敎習於學堂權限。僕等前書詳之矣。今之所言。亦不過貴國之敎育制度如此而已。非可概之於敝國也。僕等所認者。課目敎授也。精神敎育。如前書之所言。皆在課目中。僕等所謂公例也。敝國所謂精神敎育。則愛國心其一也。且何預席上招飲事。

五 論用腕力事。諸君公言因時與地與人。此時。光緒三十年。此地。黔省。此人。黔人也。謂此時敎育黔人。應用腕力也。是於貴國爲特別法。然欲用此特別之法。前者何不聲明之。
僕等恭聘者。敎員也。非政府所聘文部省顧問官。代敝國定敎育方針也。○敝國學堂章程。無毆擊。日本學制大綱卷二之十頁。校長及敎員得加懲戒於兒童。而不能加體刑。此非西例。○此地學堂。諸君所輕也。請問曾有於學堂之外毆學生者否。譬如貴國漆器。精於此地。僕等以重價購之。而貴國以等於此地之貨物進曰。汝黔人此時。應受如此之貨也。有是理乎。

專件

記者曰。所謂岡山某金子某以及某某等。不知其爲何許人。此輩斗筲傖足以汚余筆。顧今猶齒及之者。日本人之所以視我中國人者。大率類是豈惟日本。凡各外國人之視我中國人大率類是。此不過起於一地方之一事件。賴有强毅能文之士。能直折之而發表之。故吾輩得知有此一事件而已。此外類此之事。爲吾輩所未聞未見者何限將來。類此之事。與夫視此更甚數倍之事。爲吾輩意想所不能及者更何限。履霜堅氷。兎死狐悲。覩此安得不爲四萬萬人前途一號哭也。岡山某等之言。無一語非無理取鬧。更無可辨之價値。而該校總理樂君所以廓淸辯闢之者。亦幾於溫渚然犀。使罔兩無遁形。吾輩無取更詞費也。雖然。有一義焉。最當明辨者。彼在黔之日本人。謂我學生之悲祖國。是爲對於日本人而挾敵意。學生之果挾敵

意與否。吾無從知之。即彼在黔之日本人。亦何從知之。藉曰果挾敵意也。則法律上之界說不論意志。只論行爲。無行爲之意志。雖以國家公定法律。尙不得過問。而在黔日本人等。果據何種權利。以禁我學生之對於彼國挾敵意也。日俄交戰。若德。若法。皆中立也。試問德法之人民。其對於日本而挾敵意者幾何。在黔日本人等。敢盡取而毆之。學生。非日人。非俄人而中國人也。對於某國而挾敵意。對於某國而挾友意。一惟我良心之自由。使如彼言。浸假而俄人亦責我以對於俄而挾敵意。而以日人之毆我者毆我。則我其亦將順受之乎。不能受諸俄而能受之日本。此何理也。豈惟敵意而已。即中立國臣民。對於交戰國而有抗敵之行爲。則亦其人之自由而非國際法之所得禁。不過其本人失中立性而得敵性耳。而敵國之處分之也。

猶必循訴訟裁判之正式。不能以莫須有三字成讞也。而敵意云敵意云果何爲者。吾甚佩總理諸君壯快之辯才與雄健之愛國心。而猶憾當時未嘗以此折之。而惟於悲祖國與懷敵意之同異是辨。一若我國人對於他强國而挾敵意。即爲反於道德責任者然。是最不可以不辨也。我學生之侮蔑日本與否不可知。若該敎習等侮蔑我法人資格之學堂則章章然也。我學生對於日本而有敵意與否不可知。若該敎習等對於我神聖不可侵犯之中立國臣民而有抗敵之行爲則章章然也。吾儕只知有法律耳。該敎習等。非君主。非外交官。非軍艦上之軍人。其人非治外法權之人所居之地。非治外法權之地。以一私人而在我內地犯我國之法律。在我例當加以相當之懲罰。貴陽特未有警察也。使有警察。則彼酗酒毆人之兇犯非罰鍰必懲役也。貴陽固非有領事裁判權之地也。即使有之。而用日本之法律以爲懲治。則岡山某等亦必當爲三日以上之監禁或爲十元以內之罰金也。而彼乃敢斷斷然强詞以奪理。其侮蔑我法人之學堂非猶小。其無視我國神聖之法律罪實大也。雖然。吾輩今復何言。天下甯有公理。惟有强權我。不能自立而。欲與虎狼談堯舜之道。徒顏汗耳。

但緣此事。而所予我國民以敎益者數端。一曰知外國之萬不可依賴媚外即爲致侮之由。夫我內地人士。頑固者不足道。其稍開通者或虛心過甚。見一外國人則崇拜之幾以爲凡短髮而洋服者。皆全知全能之上帝也。吾國前此用歐美人多坐此弊。今則對於日本人而皆然矣。而豈知其大半。皆野蠻無敎育如岡山等之類也。我若用之以金。

專件

錢畜之以規約箝之耳。驕之太過。正俗語所謂長他人志氣滅自已威風者。吾聞貴陽此次事件。經總理等用强硬手段後。而彼野蠻無敎育之敎習等。旋乃戢戢受範。此其明證也。二曰知外人久不以獨立國視中國。久不以獨立人視中國人。觀岡山等言謂「爲東亞人者已在其土已食其土之毛豈但感喜而已乎」云云。問我國人有分毫血性者其甘受此言否也我本族數千年之民賊以此四字爲鈐制國民之一種怪道德我對於我族之賊猶不忍受而豈意以未來主人自居者覺公然今日而責奴隸之契約也。嗚呼。我輩勿視此爲一二私人之言實則彼環睨吾臥榻之側者其所懷抱之思想者若是也。我輩而非涼血也其思所以一雪此言否也。三曰我輩因此當悟敎育事業。萬不能仰助於外人。敎育之目的何。亦曰國民之精神而已。而甲國民之精神未有乙國人而能傳播之者。今日我輩國中以無可以自任此之人才。而致乞憐他族受此奇辱。可勿自慚。可勿自悚。豈惟敎育。一切事業皆然。宜如何急起直追以一洒此恥也。嗚呼。吾讀此文吾憤血橫溢。不能自制。吾所欲言萬端。吾言止於是。吾益悲。吾益悲。

## 二十四

雜俎

# 乙巳之歷史

乙巳年於中國歷史上關係頗多今略舉之

周安王二十六年乙巳　三卿分晉開戰國之局

周愼靚王五年乙巳　秦伐蜀取之。爲秦統一中國之基礎。

周赧王五十九年乙巳　王入秦盡獻其地周亡

漢高帝十一年乙巳　殺韓信彭越天下大定趙佗稱南越王於廣東。廣東與中國有關係自此始。

漢武帝五年乙巳　置五經博士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儒教爲中國國教自此始



漢成帝永始元年乙巳　封王莽爲新都侯。開王氏篡漢之漸。

漢光武建武二十一年乙巳　始置西域都護中國民族勢力益充。

蜀後主建興三年乙巳　諸葛亮平蠻上古苗族根據地始全入中國

隋文帝開皇五年乙巳　突厥來朝稱臣突厥。今之土耳其族也。

唐太宗貞觀十九年乙巳　征高麗不克還師

唐中宗神龍元年乙巳　遷武后。帝復辟。

唐代宗永泰元年乙巳　平盧節度使爲其下所逐。藩鎭時代自茲始

後晉出帝開運二年乙巳　契丹入中國執帝以去

宋眞宗景德二年乙巳　帝親征遼於澶淵旋納幣

雜俎

以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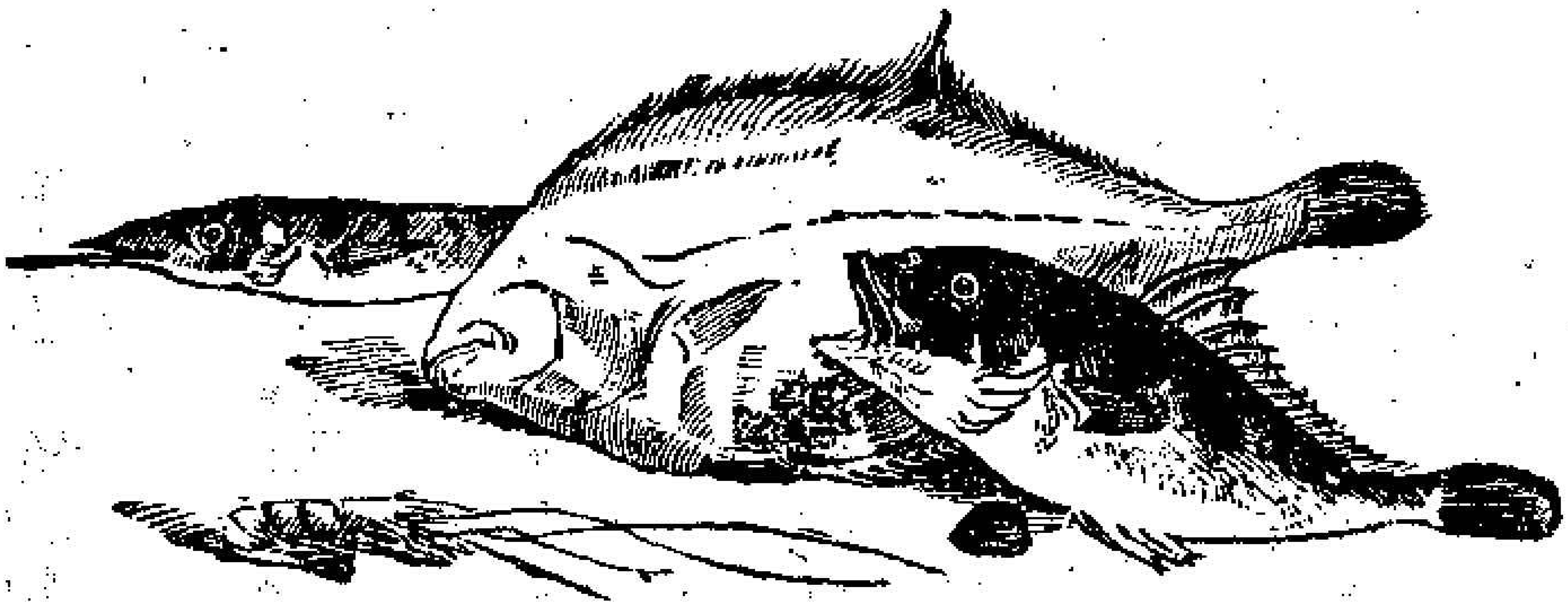
宋徽宗宣和七年乙巳　金大舉入寇帝傳位於子。踰年。兩宮被執。

明神宗萬歷三十三年乙巳　滿洲始大。盡服屬蒙古諸部落。

清康熙四年乙巳　始削平滇蜀漢人無復寸土。

清雍正三年乙巳　岳鍾琪平青海。

清道光二十五年乙巳　廣東西鄉團練三餘萬人拒外國人入城



二

紀事

# 中國大事月表

## 甲辰十一月（補錄）

●一日　簡會廣銓爲駐韓公使薩昌連任德使
十月二十九日巳刻周馥接江督篆
趙爾巽始設戶部度支簡明表將部中歲出歲入及開銷存欵等項每月一小結每年總結具奏

●二日　戶部准甯蘇兩省於原派鎊欠百六十萬之內共減去四十萬
粵督電請政府照會法國公使阻止調兵駐龍州
出使俄國大臣電阻賠欵用金
政府擬增設警務部及海軍部
兩宮決意令廣東兩湖各籌一千萬兩加以美國洋欵一千萬兩速行興辦粵漢鐵路

●三日　電飭駐日使臣密查留學生有無設立同仇會之事
胡廷幹接山東巡撫篆
河南京官議參豫撫陳夔龍三大欵

●四日　德使照請詳查某華商擬開登萊青三州各礦。所集之股。有無英人資本在內。
政府命山海關道禁止各商貨出關
某侍御請在正陽門外添設商稅局一處以掌火車站稅務

## 紀事　二

豫撫陳夔龍奏准每月提支鹽道庫所存鹽斤加價項下銀二千兩開辦武備學堂

●五日　政府因義州附近一島與朝鮮政府互相爭執

有廷寄命杜儉遣撤全軍

有廷寄命張之洞辦理粵漢鐵路廢約事大致令廢合同而即訂換合同

面諭湖南學政支恒榮整頓學堂

某大臣奏請清查八旗統領及綠步各營餉項毋任虛糜

山西永濟縣因辦柿酒捐民情不服九月廿九日聚衆數千人大鬧縣衙又與官軍戰互有死傷

●六日　廣東五大善堂及七十二行商民再電外務部請力阻葡人運米往澳門

戶部將來擬將庫款存貯戶部銀行

湖北襄陽境內民心不靖

上諭雲南湖北巡撫原缺著即行裁撤湖廣總督雲貴總督均著兼管巡撫事欽此

外務部電催浙海關速解積欠應解出使經費

外務部電催梧州關閩關速解積欠出使經費

●七日　戶部借定比債以山西釐金爲質

上諭湖南巡撫著端方調補陸元鼎著署江蘇巡撫

上諭升允著調補江西巡撫陝西巡撫夏時補授

廣西匪首陸亞發就擒

●八　日　上海西人會議開濬黃浦事

戶部寶泉局擬將大錢一文改鑄重一錢四分

廣東蛋民裒請粵撫代奏請援浙江墮民例准其除籍改業

鐵良周覆蒞勘灣址基地

上諭陝西布政使著樊增祥補授

●九　日　鐵良前奉命會同端方飭滬道與各領事磋商賠款用銀現各領事已覆滬道無權辦理此事

亞斯古爾特俄艦水兵二名砍斃華人周生友於黃浦灘

駐京德使請借鄱陽湖屯泊兵艦政府拒絕之。

●十　日　吏部工部理藩院奏准裁撤歸併處所員缺有差。

日本公使照會請即查禁錦州新民屯等處華人接濟俄軍

●十一日　廣西匪首陸亞發在省城訊明凌遲處死

增祺擬請旨集捐以恤愈聚愈衆之難民

安徽巡撫奏請展辦賑捐一年

●十二日　張之洞借瑞記洋行款二百萬

商部奏請推廣內河航業。

廣東善後局與德商瀛德商借四百萬元

端午帥選派水師學堂優等畢業生六名分赴英國兵輪學習管輪駕駛諸藝

紀事

●十三日 廣西學政汪詒書以南寗太平泗城鎭安四屬曾經兵燹擬倂補歲科兩試並從寬加額取進

戶部奏陳銀行章程三十二條

練兵處會同兵部再飭各省營旗一律改習日操

山東、曹州、兗州、又因苛、稅、肇、亂。

●十四日 政府因波羅的海艦隊東來恐壞我中立通飭沿海各省嚴密戒嚴

●十五日 各國公使要請將三聯單護照收費一事作罷已由外部分電各洋關緩辦

政府嚴催各省將應解邊防固本等銀餉銀限年內掃數解清

山西、蒲州、人民、因、抽酒、稅、聚、衆、滋、事、毀、壞、衙、署、旋、散。

四

湖、北、蘄、州、糟、坊因、抽、稅、罷、市。

●十六日 粵省水師卒業生十四名由袁世凱派上北洋練船練習

慶邸保奬承辦慶典人員

●十七日 廬山租地交涉案了結

鎭江荷花塘江干忽坍塌五六十丈毀數十人損失房屋貨物無數

贛紳與三江礦務總公司議商自行開礦築路以保權利

福建學務處通飭各屬分區廣設小學堂

●十八日 政府允答各國公使商標注冊一事未經各國簽押以前暫緩施行

鐵、良、擬、以、各、省、土、膏、捐、作、爲、練、兵、處、經、費。

●十九日 海軍耿某將遵化州東陵後恩賞售與俄國教堂現由直督奏參奉旨著左翼監督溥善明白回奏並先行議處

外務部分電各省督撫及辦事大臣速將各國駐華領事銜名不論現任署任兼任詳查電復

吏部擬將府經以下佐雜官選輪裁撤專歸外補

寄諭岑春煊李經羲丁振鐸林紹年曹鴻勛廣西餘匪竄擾黔邊著兩廣滇黔督撫合力痛剿

●二十日 政府以賠補鎊虧數巨期迫與各公使磋商分期籌還之法

政府擬令各省徐徐興辦統稅以為裁釐善後策。

商部因鐵良電達擬派一滿員往鄂辦理土膏捐

川督因聞巴塘出擾電請飭滇省派兵會剿

●廿一日 法公使因廣州灣有法國貨倉一所被匪焚去索政府賠款十萬

●廿二日 外部奏賠款辦法二條奉旨依議

湖北宜昌縣各軍戶因抗糧聚衆毀局。

●廿三日 政府又擬將免釐加稅展限一年始行實施。

政府擬於京師工巡局內添設裁判所辦理交涉瑣案。

刑部主事梁廣照因粵漢鐵路事擬參伍盛兩人各部堂官不為代奏

●廿四日 政府前擬在滬設銅元分局茲因江督

## 紀事

片奏已准歸金陵一局鼓鑄
外務部允德人在登萊沂三府屬二百里見方之內開採各礦
鐵良電參江西官吏
鐵良電提湖北土膏捐二百萬
練兵處擬定章程飭各省均各立冊檔一本每年造報一次以備查核整齊。

●廿五日 練兵處會議在京師擴充火藥局

●廿六日 美公使照會在重慶設領事館
陳侍御督飭修改吏部則例已竣

●廿七日 某侍御請飭各省添設交涉局
賠欵用金問題尚未商定外戶兩部分電各省關將已籌之欵照常匯滬
張振勳託商部奏准設立閩廣農工礦總公司

六

粵督桂撫會同滇督黔撫電請外務部代奏桂匪竄擾黔邊經各省營合力堵勦現已星散
練兵處擬飭各省認眞訓練駐防旗兵
旅順俄艦五艘逃至烟臺

●廿八日 美國擬築川藏鐵路自巴脫吾城經打箭爐而達成都重慶
旅順俄魚雷船三艘逃至烟台均令卸去軍裝

●廿九日 戴鴻慈奏請召集三品以上大員在政務處會議國事
俄國公使照會外務部要求在馬江廈門停泊兵艦
增祺請仿廣西實官捐集捐欵二百萬以濟東三省難民

●三十日

練兵處擬飭西北邊防大臣招練新軍

桂撫電奏匪燄雖已漸息然增兵搜捕必須廣購軍械請飭下部臣撥欵以資接濟

豐臺車站華官搜出彈藥二百四十四箱係俄人從庫倫及張家口運往旅順者

電諭增祺賑撫東三省難民

吏部奏准各衙門主事人員食俸三年者准其開列保送

十月二十四五日濟貴兩營大敗匪於廣南官橋水源等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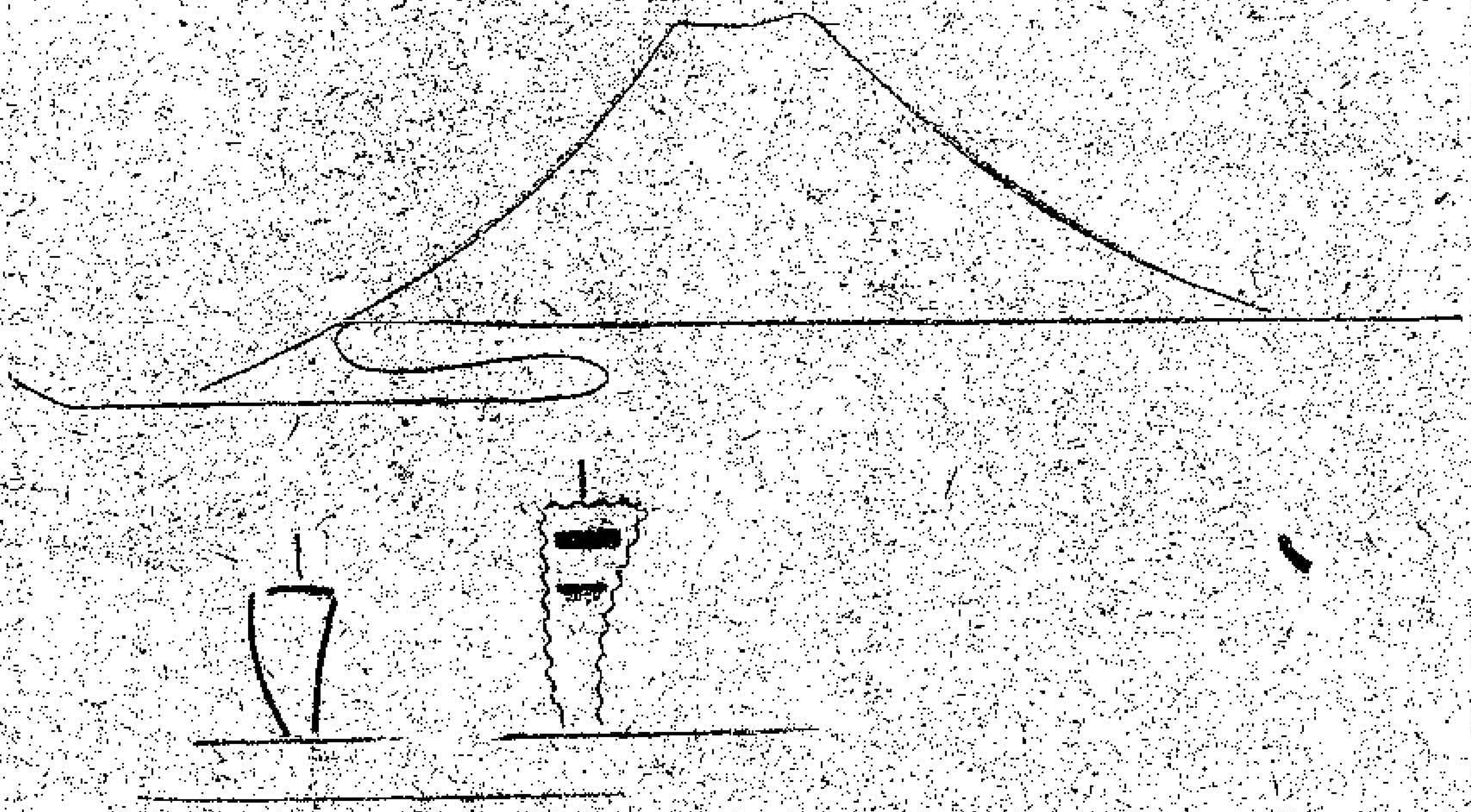
湘撫陸奏留京郭立山曾熙彭紹崇充當本省各學堂監督

擬令各省候補武員入武備學堂學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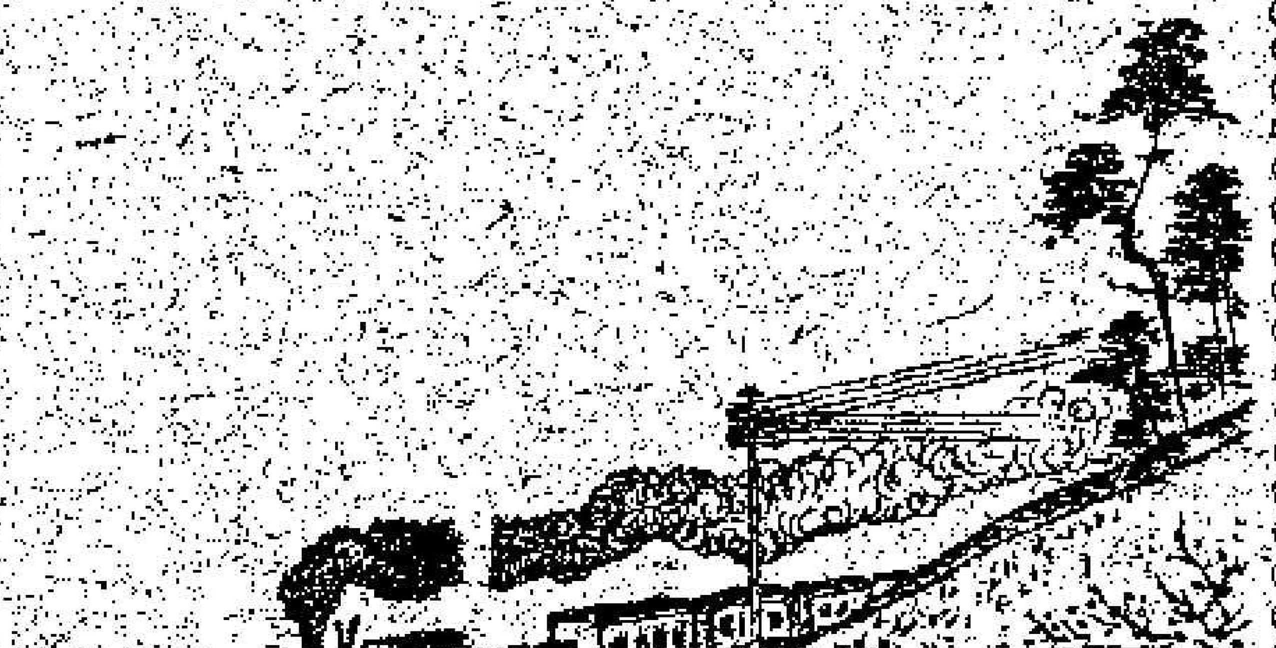
中國大事月表

山西巡撫張奏留籍道員劉篤敬總辦山西商礦

山東紳士崔霖阜集股在滕嶧縣交界之商家林地方開採煤礦



# 附錄



探偵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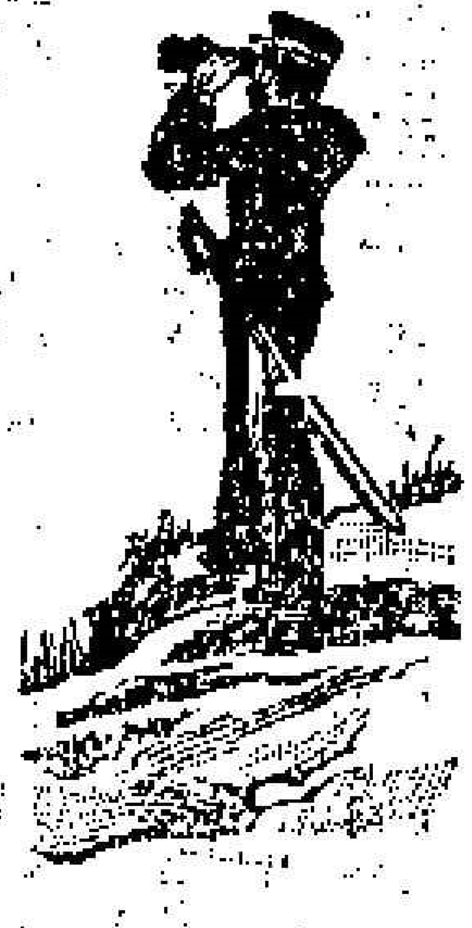
# 俠戀記

全一冊　定價二角

此書偵探
小說之一
種也凡佳
小說總含

有英雄與美人之兩大原質此書亦何能外此但其中情節之離奇結構之整密又
另有一種特色甲國一美人入乙國之祕密結社欲與乙國政府爲難丙國一警吏
代乙國從事偵探而卒脫甲國美人於難此內容之大概也至其譯筆則以祖國最
優美之文學演之其價値視茶花女諸作毫無遜色謂余不信請讀一過

發行所　上海時報館



日俄戰紀

# 日軍圍攻旅順戰記

（續第六十號）

## P砲台之占領

十月三十日●●●●● 日軍由早朝以大小攻城砲及海軍砲。續行攻擊。至下午一點鐘。即與各軍會齊前進。右翼隊及中央隊之一部。向松樹山二龍山東鷄冠山北砲台猛擊。日沒後。奪其外岸頂。又破壞其外壕內側防機關若干。

日軍中央隊之一部。亦於下午一點七分鐘。冒犯砲火。突入其在盤龍山東砲台與東鷄冠山北砲台間之P砲台。鏖戰至兩點鐘頃。始占領之。施設工事。入夜後。俄軍逆襲數回。至十點半鐘頃。終不能守。旋暫退卻以避其鋒。十一點鐘頃。一戶少將。乃自指揮散兵線。直驟前進。即恢復之。

三十一日●●●● 下午一點鐘頃。日軍左翼隊向東鷄冠山北砲台突擊。以一部達東部斜面。繼設以工事。且三十日所占領之砲台及東鷄冠山西北之堡壘。已堅固安穩。不懼復失。其他對於堡壘砲台之攻擊作業。益有進步之觀。是日又以大口徑砲攻城砲向港內造船所轟擊。有數發命中砲艦「義理逸克」號。及轟沈附近市街之滊船二艘。其滊船因之失火。烟焰滔天。與海水相映。是夜日軍最右翼方面。有俄兵暗行來襲。至夜半旋擊退之。

十一月一日●●●● 日軍以大口徑砲轟沈旅順西港內滊船二艘。（約各三千噸）水師營南方有二俄兵來降。

二日●● 轟沈滊船一艘。（約三千噸）又上午十一點

鐘頃。於寶元旁（旅順市街之北端）有二回大爆火。度亦火藥庫之失愼也。

其在P砲台（後稱爲一戶堡壘）所鹵獲之物。有野砲三。機關砲二。魚形水雷三。其他尙有種種。該砲台所遺棄之俄軍屍首。約有四十。

三●日● 正午。日軍以海軍砲猛擊東港內造船所。無幾該東港附近。焰火大起。至翌早四點鐘頃始熄。又是日以大口徑砲向Ｈ砲台之高地轟擊。（在望台西北約二百米達） 該地因之損害非常。又命中東鷄冠山砲台咽喉部之野砲。毀之。

日本攻圍軍。自十月下旬以來。其與俄軍砲火相見者。日無寧止。惟以戰機未熟。故未能大躍而飛。乃自是月二十六日以降。即將其從來緩徐之攻擊。一變而爲激烈之突襲。大口徑砲、攻城砲、及海軍砲之所射。殆無虛發。至三十日下午一點鐘。旋下各方面一齊突擊之命。俄軍至是。始殆有不可終日之勢。自是以後。日軍之進擊日益急迫。其工兵則潛在俄軍本防禦線內。而爲對壕作業。東鷄冠山、二龍山、二〇三高地、及其附近扼要堡壘內之砲門掩蓋等損壞異常。其砲台之凸角部岸窖穹艦艇等亦然。是時日軍位置。有已進至旅順鐵道線路以東。及各砲台之下。乃由雷光塹壕。入其死角。而至其安穩之地者。旅順之前途。岌岌不可終日矣。然而俄軍亦頻穿坑道。屢來逆襲。且每投爆藥。以惱日軍。於此而益知劇戰之慘。要塞戰之所以難。實在於斯也。

六●日● 日軍以大口徑砲及海軍砲。向旅順市街北端之武器庫轟擊。以至全燒。又是日下午兩點半鐘頃。松樹山舊砲台之火藥庫。亦爲日彈所中。因之爆發。至其坑道作業。則已大得成功。如松樹山、二龍山。與俄軍相距。僅隔三四十米達之遙。惟是二龍山前之塹壕。其深有十三米達。幅十七米達。發掘岩石。加

以工事。其松樹山前面之壘壕。則其幅有九米達。深有十七米達。其側防機關（穹窖）用七尺厚之俾頓。（俾頓者防禦物之一種材料也）築之。其上蔽之以土。高十四尺。俾頓之下。築有一室。以便憩息。其深總有二十六尺以上云。於此而知日軍破壞之。固非易易矣。

十九日　午後。日軍又以海軍砲轟擊機器局附近之火藥庫。火之。其對於俄軍各砲台之攻擊作業。亦大有進步。殆告成功。

二十一日　夜俄軍暗襲東鷄冠山北砲台前之日軍部隊。日兵擊退之。

二十二日　未明一點半鐘。日軍以海軍砲轟擊港內機器局附近。火之。延燒至是早九點半鐘始熄。蓋此爲俄軍之煤炭庫云。至是俄軍各砲台。沈默不發一砲。惟向日軍坑道作業。屢來逆襲已耳。度因屢次火災。損失火藥極多。及各砲門多已毀壞之故也。

## 二〇三高地之占領

三十日　拂曉。日軍大行砲擊。至下午四點鐘頃。尚未見奏効。然而向二百〇三高地西南部進發之日軍部隊。則於三點鐘頃。突擊正酣之際。肉薄於巔頂下約三十米達之前。入夜七點鐘頃。適得援兵之來。乃與之共向巔頂突進。遂占領之。尋而一部隊向東北部突擊。於是最天險之二百〇三高地。遂爲日軍所有。夫二百〇三高地者。在港之西北方。其高有二百〇三米達。即約高六百七十尺也。是爲旅順周匝山脈中之最高巔。堅牢砲台。即在其上。一旦歸于日軍之手。則俄軍之椅子山、大小案子山、大陽溝南北砲台。皆可瞰制，旅順東西兩港。且不待論。即其東北之白玉山、松樹山、二龍山、東鷄冠山、白銀山、勞律嘴等。亦皆在於足下。惟俄軍以爲最終防禦陣地之老鐵山。獨能頡頏之而已。二百〇三高地之被奪。實俄軍之致命傷也。至是俄軍如羣蟻之出垤。逆襲無已。

時。以圖恢復。而日軍悉擊退之。

十二月三日　日軍又以海軍砲擊中俄艦「波俾他」「力德域陳」號。

## 赤城山及寺兒溝三里橋高地之占頭

五日　日軍再行砲擊。前述二艦「及波爾他華」號亦命中之。所命中者有二十九發云。下午三點鐘頃。有一彈命中白玉山南方之火藥庫。因之爆發。延燒亘數時之久。其他數艦。亦爲重砲所擊。損害非常。又赤城山之俄兵。不堪爲日軍在二百〇三高地所瞰制。乃於六日竄退以避之。於是此山遂歸日軍之手。又是日下午兩點鐘。擊退寺兒溝北方高地及三里橋北方高地之俄軍。旋占据之。至下午四點鐘頃。俄之軍使來。請日軍休戰約五點鐘之久。以便互相收容屍首。日軍許之。

八日　下午兩點鐘。港內各艦不堪連日所擊。以至損害異常。均已全沈或半沈不等。不可復用。於是俄之東洋艦隊。至是遂有全滅之勢。



十八日　下午兩點十五分鐘頃。日軍一部向在東鷄冠山北砲台胸牆。投以炸藥。而俄軍亦投炸藥以應之。劇戰極爲慘烈。俄軍防禦尤努。其機關砲之烈。倍蓰於前。因此日軍逡巡。不能前進。後日軍之皎島中將。自率預備隊。突入外岸穹窖內強襲之。遂於是夜十一點鐘頃占領之。此砲台者。在一戶砲台與東鷄冠山砲台之間。而向松樹二龍兩砲台之右側背者也。今也俄軍先失二百〇三高地。繼而失此堅壘。鳩灣方面密出入之通路。亦被封鎖。楊樹溝高地。及大家屯、二龍、松樹、望台等。亦被奪。勇將數名死焉。於是旅順遂處於不得不陷之域。

嗚呼旅順。以天險之故。加以人事。守圍至今。殆亘七月之久。惟以孤城無援。加之以正月一日之大砲擊。遂於是夜。決意開城而乞降於日軍矣。其陷落始末。將于次號詳載焉